1915 年

第 60–70 期

謝安小姐賜鑒

敝行過

橋頭步廣

進為

向隅江望鐘

点美哉

時了上班時

乙卯仲夏為

蓉英頭上學回

小蝶

禮拜六

第六十

丁陳畫

上海中華圖書館發行

THE SATURDAY
NO. 60

閨粧之妙助閣

花品惟此露水

注意商標

謹防假

林文烟花露水爲名媛閨秀所喜用清芬馥郁價值低廉用以沾濡巾帕芳香無匹其味經久不散凡患頭痛或在病房中用之令人神清氣爽心情愉快若遇蚊蟲螫癢以之敷治其功效尤臻佳妙惟在店中購買花露水時須指明要眞正林文烟花露水且察看瓶面封標上有噴水池花鳥蝴蝶及

MURRAY & LANMAN

字樣爲記方不致悞切莫購取其他贋品蓋　諸君指明要眞正林文烟花露水斯能享受該花露水之妙用耳

總經理老晉隆洋行

德皇俄皇一八九四年合影

昔日之兄弟

今日之仇讐

STRANGERS NOW.

Time works miracles. In 1894 the Czar and the Kaiser were upon terms of brotherly affection, as this photograph shows. It was taken at the castle of Rosenau, upon the occasion of the Czar's betrothal to Princess Alix of Hesse, the Kaiser's first consin.

歐洲戰雲中之傷心人
波蘭大音樂家柏特路斯基

柏氏之言曰（當此衆生受刼世界鼎沸之秋吾弗能歌）

Paderewski, The Polish Great Pianist.

"I can not play," he says, "whil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re suffering and the world is aflame."

精良國貨

良丹

同胞注意

本藥房悉心研究選用華產上好藥料精製良丹以供社會服用消除疹癘挽回利權愛國愛身者其試服之即知良丹靈驗異常　諸君認明上海四馬路五洲藥房出品茲將主治大略列下

傷風感冒　中暑中寒　各種氣脹
食物停滯　暈船暈車　水土不服
頭昏目眩　反胃噎膈　霍亂嘔吐
水瀉痢疾　時痧惡疫　服此立效

良丹常服乃口中香品功能化食消毒凡宴會酒後登壇演說均須常備旅行攜帶更爲便利

◎價目　小包一角　中包兩角半　本埠寄售九十餘處
最小包五分　大包六角　各省分店經售批發

自來血總發行上海五洲大藥房

寫情小說

綠珠淚

泉唐 陳蝶仙 生著

已出五集

是書爲著名小說家天虛我生泉塘蝶仙先生少年得意之作書中運筆用意寫情結構無一不脫胎於紅樓夢而又無一落紅樓夢之舊臼紅樓夢中有缺陷是書則皆彌補之於情字上無絲毫遺憾能使普天下才人讀之皆欣然滿意現無上之樂觀至其鋪敘點綴則詩詞酒令更無一不新穎絕倫引人入勝而於音律一道語之尤詳醒貫古今實足闢前人未發之秘是尤得未曾有精心結撰洵寫情小說中空前絕後之傑著也全書共百二十回已出五集

初二三四集每集大洋四角

第五集大洋三角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發賣 電話二四五九

禮拜六第六十期目錄

獄中皇帝……秋夢
這一番花殘月缺……瘦鵑
我爲過來人……梅郎
尋夫記……秀英女士
羅敷怨……銹鐵
楊花春夢……花奴
衣帶寃魂……天虛我生
商人婦……東蘇
劍胆簫心……杏痴

西堂雜俎廣告

悔菴先生爲清初大名鼎鼎之著作家文字流傳禁中受特達之知有才子之譽西堂雜俎尤其生平得意之作詼諧之文居其大半開後人無數法門勝於讀稗官小說多矣茲以重價購得原刻本付諸石印研究文學者自當先睹爲快也

每部六本一套定價洋一元四角

宋君鑒　來書無一失請放心今弟已將君所詢各事逐件詳覆

繕就長函覓便呈覽　心今

獄中皇帝

一

予述此事。閱者或疑予爲誑語。然熟諳歐洲外交界之暗潮者。必當首肯以爲無一字虛飾也。去今六年前。巴黎萬國博覽會開會時。各國之游巴黎者千百倍於平時。予亦馳逐其間。以爾時外交上變態百出。予業爲偵探。各國浼予之事自多。爰賃屋爲事務所。一日法國秘密偵察局局長沃利訥見訪。予意法國果有事見委。則偵察局可供使命者正多。局長何必親臨。且予爲外國人。邇來頗於其國有所諷察。或緣是取憎局長。轉而諷我。亦未可必。局長既入遊目四矚。即曰。予有事奉煩。君能俯允否。巴黎比來幾至人滿。我事亦日大繁。我所部不暇兼顧。意欲得君相助。某國貴族將來觀會。彼爲世界中重要人物。我局中必當有人監護。足下欲得酬報幾許。請質言之。予曰。一萬法郎。局長曰。一萬法郎耶。爲數乃埒於公爵之月俸。請君稍待。少頃復曰。可可。此四五來復中。乞專爲我局事事。勿更偵他案。予曰。茲事予不敢遽決。願先以卷宗見示。檢閱後然後奉復。後局長果送卷宗至。予披閱數過。卒無跡兆可尋。顧索值既奢。又不能不肩此重任。籌思數日。竟無從措手。繼思巴黎人海中業此者不知萬幾。彼必故設離奇之案。用以苦我。且此種案件。爲情理所必無。必爲假設無疑。

一日德國大使忽以使至邀予予意使館見召必有國際之秘密晨餐後即赴使館大使出面似有沈憂之色猝然曰君亦知今上行蹤否予曰大使何以見詢我閱報章知我皇方在罕勃爾離宮大使曰然皇以行獵而傷足在罕勃爾養痾業已布諸公報今晨得大法官電謂皇與侍從均失所在予曰果向何所大使曰我亦緣是焦慮不識我皇亦來巴黎否予已應局長之聘爲彼任事局長雖未告予或緣茲事亦未可料然大使則未之知也予曰今上渴欲來此法國亦早知之曾謂德皇苟以元首之資望惠臨敝邑敝邑當盛設供張用表尊敬若潛來巴黎作微行脫有危險我國不敢任咎大使曰然然則法國早知我皇之來此矣事且奈何予曰無妨且謁外交部長當能得其端緒大使稱可余乃歸事務所則局長已以使者至因予他出謂入暮當再至予甫就寢鈴聲忽動啓關一憲兵入予曰偵探局長倩君來耶憲兵曰否我奉典獄之命來自末米監獄予大震意彼典獄豈以憲兵逮予耶因曰君以何事至曰今日於保寧街得偷兒數輩中有一人堅謂被誣欲面君爲彼白其寃予不審偷兒爲誰既來招予勉爲一行至則典獄方候予謂予曰我獄中百號犯人爲積賊中之首傾已定禁錮十年堅欲見君我爲請於司法部業許之矣君且入視語畢睨予予匆匆隨憲兵入至一獄室視他犯所處爲清潔室中燃燈昏暗類鬼火室隅一榻一健碩男子方橫陳榻上衣寬

博之衣但見荊髯如戟不審其爲誰氏張目視予予大駭肅然致敬曰陛下召我耶帝亦愕然曰汝何由識我且語且去其僞鬚予曰我未見陛下時已知之帝曰汝何由知之豈予來此微行盡人皆知耶予曰否陛下勿慮陛下之大臣且未之悉也因以使館召予事告之且曰陛下謂將圖脫獄耶帝曰然茲事大難予不能告之使臣且彼誣我以竊罪已定矣予方行經宮門忽有無賴數十蜂擁而至繞予數匝旋有人鳴警笛憲兵羣集縛予及無賴遂指予竊取金錢且目爲積賊判定監禁十年予曰事殊奇突無賴圖陛下無賴圖竊也安有反逮陛下之理以意度之必係有意誣辱陛下去罕勃爾時必有偵者尾之而來帝曰汝謂法國政府有意捕我耶予曰然帝曰彼捕我果何所要求予曰是則殊難預料可往視外交部長諦爾克瑟一探意向帝曰汝且視之諦爾克瑟殊詭譎予痛惡其人語時握拳抵榻狀殊憤鬱予曰陛下怒亦云當顧事已如是願少安毋躁請以三日爲期必得當以報予乃辭皇帝行歸寓夜已深次晨走謁諦爾克瑟於官邸諦方披地圖予斜視案上則北亞非利加也見予頗鎭定予告以宵來事乞請於法部釋帝諦爾克瑟泰然曰君誤矣德君方在罕勃爾行宮予曰否確在獄中諦爾克瑟曰果爲德皇我國當盡地主之誼徵行而獲咎我亦無如法律何予曰德皇未嘗以元首之資格至今既橫遭誣辱願君念兩國交誼而釋之諦爾克瑟曰君謂

獄中囚房決爲皇帝敬聞命矣試問足下今日是否以個人之資格來見抑別有責任諦爾克瑟此語頗耐尋味事關國際則當以公使任之苟以予個人之資格來訪則彼又未必爲我咨諸法部予躊躇未答諦爾克瑟又曰且本大臣未得報告則獄中罪犯殊不能決其爲何如人予曰然君或未之前聞顧第一百號之罪人予決爲德國皇帝無疑諦爾克瑟曰是亦未敢遽信巴黎塵海中無奇不有安知非僉壬假託德皇圖免罪戾予曰即非德皇而爲皇帝所至親至愛者亦乞見宥諦爾克瑟正色曰法蘭西法律神聖不可侵犯不以階級爲出入決不能以元首之尊舍而弗問予曰苟德國大使正式要求亦能俯如所請否諦爾克瑟曰此視交涉如何德皇未得我政府許可來此微行致我國自壞其法律而宥彼彼亦當償其損失語已移目圖上予曰君意果何所指苟結條約以若何爲當諦爾克瑟曰德國在北非洲頗有礙於我國國力之發展苟能結不妨碍之條約則事當有濟余曰亦於德國有妨碍否諦爾克瑟曰此則難言之矣予但知德商在麻六哥數年來頗多進境予不禁瞪目而視不能作一言彼竟欲以陰賊得麻六哥一何昧妄繼思多言無益遂辭去賃馬車逕赴愛格來宮見大總統總統夙以豁達大度有名於世界決不與此詭計既抵出名刺草字一行曰以德皇要事求見門者持入俄總統降階出迎坐旣定予一一告之總統曰予殊抱歉德皇責臨

竟失迎迓不圖鼠輩竟敢弄此狡詭非惟無以對德皇且損法蘭西國威予不待語竟卒然曰然則大總統將何以處我皇總統曰願君稍待即按鈴召秘書告以故匆匆出勳章懸諸胸次加外掛攜予乘車出

未幾抵末米監獄以所乘馬車非大總統所御典獄未之知總統曰此間有無名囚人否典獄曰有之總統曰速釋放典獄曰君攜司法總長命令來耶總統曰否予有特權典獄曰無與汝事予有專司非司法總長命令不可總統解外掛則勳章燦然滿襟上典獄始審其爲大總統大震持獄囚名冊至總統檢得第百名姓名國籍年齒職業均空格未塡寫總統探懷出筆大書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特赦署名付典獄拉余逕入獄室兩雄相見握手言歡不在殿庭而在監獄實千古未有之奇聞也越數日總統特備專車送德皇歸國德皇濱行囑予轉告法總統謂朕在位之日決不以一彈加法蘭西予告總統總統亦曰願兩國日益敦睦勿以兵戎相見翌日外交總長免官德皇深佩總統之賢明晤予時每稱道不置云

名家短篇哀情小說

這一番花殘月缺

原名 "The Pride of The Village"

美國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著 瘦鵑譯

疇昔予嘗負笈遊英倫道出一靜僻窵遠之鄉有交叉之路作十字形裙腰一道直達一處其僻爲鄉間冠某日午后予止於一小村之中其地幽蒨無藝風光亦明媚村民都至淳樸綽有古人風尙求之紅塵十丈中殊不可得遂擬勾留一宵然後他適是夕御晚餐特早餐後卽盤散而出縱觀左近景色用飫吾眼徜徉間無心至一禮拜堂前堂去村少遠爲狀奇古一塔高可凌雲長春藤絡之縱橫如蛛網疎處則輒有拱柱半截或灰色之牆一角自亂碧中外透是夕實爲一可愛之夕夜氣襲人如醉晨間雖陰雨午後天已豁然開朗卽有陰雲尙積空中疊疊若鱗片而斯時西天上則燦然作黃金之色落日之光力劈樹葉而下燭萬物似作苦笑爲狀大類一基督信徒行將撒手人寰向此世上種種之罪惡種種之憂患展輔而笑并詔人謂渠且身被光榮再來游戲人間也

予坐於一半沒蓬蒿之墓碣上瀟然而思天下之人每當沈靜之候輒多思緒或憶前塵影事或念少時朋好行役於千里外者幾人長眠於九京下者幾人凡此悽惻之事細自咀嚼苦中乃翻生樂趣予冥思者久時聞近塔鐘聲鯨鏗入耳顧其聲沈而弗揚且悲正與四周凄寂之景兩兩相稱尋乃知此悲咽之鐘聲蓋爲歡迎墓中之新居停而發也須臾卽見有出殯之行列越草地而來繞一長徑徐徐行倏忽不見倏又現於竹籬破處後始行經予前轎兩旁以數女郎扶之衣一白如雪一

女行於前芳紀可十六七荷一白花圍知死者方在妙年且爲明珠未字之身隨於櫬後者爲死者父母觀二人狀類出村中小康之家彼爲父者似欲力抑其心中之悲思而其凝注之眼嚴蹙之額及此皺紋深刻之面乃爲之宣洩無遺示人以强制其妻則倚其臂蹇而前且行且縱聲號哭寫彼中心之哀痛予隨此索漠無歡之行列以入禮拜堂時櫬已寘於中央之亮道中白花圍及白手衣二並縣一椅上此椅蓋爲死者生前來堂祈禱時所坐者諸人對此悲酸之象心魂俱楚亦有人則私心自幸念彼身乃未隨其所愛者入窀穸尙得安然度此人世之光陰不可謂非幸事然當櫬下窆時則皆大悲諸女郎都流淚淚珠浪浪羅袂爲濕父仍力抑其悲强自慰藉謂愛女此去必往依上帝福澤正復無量而母獨恣哭弗已但念愛女有如田中一枝好花方在蓓蕾送媚時遽被橫風摧殘枯瘁以死彼則傑然一身大類雷佶兒之悼其兒女淚枯心碎低徊欲絕矣

予悒悒歸逆旅始知彼死者之哀史其事至簡且亦爲平昔所常聞彼姝蓋爲村中之一顆明星艷名藉藉已久一時言美人村民罔不舉以傲他村之人父初甚富近則少替所生祇一女撫育於家過此鄉間簡單之生活女嘗從村中牧師讀亦敏慧直爲牧師小羊羣中得意之綿羊他人都不之及而牧師亦殊注意其學問初不草草所造雖有限然於女一生已足正不必滿腹經綸作一鳴驚

人之想女父母都恂恂然和易近人故女亦溫媚可人意益以亭亭玉雪之姿遂成完品此其爲狀直類名園瓊葩挺生於田間野芳亂草之中卽諸女伴亦復上以美人名號初不嫉妬實以其溫柔敦厚深得衆心人乃翕然無間村固僻處窮鄉尙未革英國舊習每值假期節日村人輒相聚爲戲而五朔之節更爲注重（按往時歐洲各國於五月一日舉行祝典其習慣如吾國之端午今窮鄉僻壤間猶有行之者）村中牧師提倡尤力其人蓋亦好恪守舊習且又爲基督教徒以與人同樂爲主旨特於村中草地上立一五朔之柱（柱上盛飾垂五色帶小兒女輩卽手持此帶繞柱跳舞）經年弗去迨至節日柱上圍花簇錦垂以五彩之帶又自村姑中抉擇一至美者爲五月之后Queen是日一切游戲都屬彼出而董理并頒發獎品以予諸兒此山明水媚之村及其良辰佳節每足引游人注目某年之五朔節日有軍一營方駐鄰近軍中一少年軍官來村觀禮見此村人攘攘熙熙之狀於意滋悅而尤傾倒於彼五月之后其人爲一妙齡女郎冠花冠衣羅衣美乃不翅雙回如玫瑰含苞時暈嫩霞時現淺渦在村中允足冠冕羣芳此少年一見心卽怦然而動立欲與之相識藉通款曲女天眞未鑿初猶不識世上乃有情愛二字則卽友此少年居未久已成莫逆然少年之進行乃取緩而不取急每與女把臂時絕口不言情而其款款之情已於不言中深入女郎心

其中情女郎慧人烏得弗覺芳心可可遂爾贈之個郎卽彼之聲音笑貌亦皆鍵入腦蒂歷歷不忘偶或小別輒復追味適纔把臂時情狀一一咀嚼而過心香浮動彌覺溫靡綉餘多暇時與少年徘徊於左近花港柳巷之中紅葩照眼綠樾當頭一似天公故設佳景爲此二情人握手言歡之地少年則復指天劃地敎以觀玩天然之新景物一言一語都具溫文爾雅之致且又撫拾靡曼之小說詩歌輸入女耳以啓其芳心之扃而女郎一片愛情更氷清玉潔爲男女間所罕有彼少年情人英英之儀態粲粲之戎服固足悅其妙目特其所以傾心之由尙不在是實以個郎心地精細纖密直類小說家詩人之心每能體貼入於微處卽論其外觀亦復迥異恆流磊落英多以女視之直同上界之神祇合當供之神龕蘇蘇膜拜況平昔所見率爲牧豎田父疇能及此少年而其深情密意更爲不可多得由是無限柔情往往無心流露有時或聞少年縱談則垂睫注地花靨上每呈懇摯之色厥狀若至忻悅聞至興會淋漓處輒橫波微度睞少年似相嘉許然一睞之後立卽他顧觀其意態甚嬌羞纖則兩頰都絳如被霞彩且綻其紅櫻作微喟意謂吾人不當與此少年郎過於親摯也少年之情固亦深摯惟少涉輕躁不脫軍人本性居恆在軍中時聞其儕輩侈道情場得意事若有

無數美人自唇舌間珊珊而出少年之心本如火種着火立然不能復遏迨五朔節日邂逅彼姝之後遂死心塌地陷入情網顧欲與女郎締此同心之結事亦至難一則戎馬倥偬方事此軍人之生活二則以烏衣門第與農家聯姻似不相稱三則家中老父頑固特甚萬萬不肯俯就情絲一縷或且從此而斬正復難必然而一視此嬰嬰宛宛之情人便娟如花純潔如玉溫婉如綿羊則欲排之以出心坎亦殊非易有時雖鍛心成鐵閉關拒敵不爲此無賴之情絲所絆乃一見倜儻心即化作繞指之柔又重入美人圍中豎其降旛矣

少年之情夢方酣軍中忽得他調之命令方寸間之痛苦胡可言宣一時猶夷猶未決弗敢以此惡消息告之情人碎其芳心全軍出發有日矣始於一夕月下閑步中啣悲以告女郎女自入世以來初不知天下有別離事至是直類破其好夢籠以愁雲則大慟而號有如稚子失乳增人悽惻少年亦悲甚懷之胸際親其粉腮上晶瑩如珠之淚顆以唇代巾揾之使乾斯時女郎萬憂內鬱則亦弗拒牽衣攬袂欲別頻啼悽愴至於無極少年視此臂間玉輭香溫之姝殊難破情網而出又恐今日一別相見無期心益弗能恝然籌維許久意乃立決竟以偕亡爲請言既自覺孟浪面亦泛爲深絳

故初魯問然若弗解蓋知此所謂偕亡者須離其息息相依之鄉井背其息息相依之父母以去詢

息間其皎潔如玉之心上似有所悟不哭不嚬亦不語但徐劈情人兩臂且顫且脫身爲狀如見蛇蝎復流波注少年目光似悲似怨直能貫其靈魂次則拱二柔荑於酥胸之次翩然如驚鴻疾奔而去

少年既痛且悔心緒亦麻亂脫無此鼓角聲聲催促征人上道正不知其悲慨將伊於何底後此境地一變或足以少忘其痛然此恨綿綿一時又烏能遽忘即至鼙鼓動地烽火連天之際仍當憶及此水木明瑟之小村憶及此情人所居白色之田舍門前有水一泓如銀帶抱曲徑宛宛而逝直達一帶枳籬而止而曲徑之上則有可人如玉倚其臂聯襟同行且行且聽其語秋水雙波時一微睞即此微睞中乃洩其脉脉柔情於不自覺也

女郎自受此打擊以後其理想中之安樂園如受地震立成瓦礫之場芳心中痛苦已極初則時暈時氣鬱嬌怯香軀幾於不克自持繼則掉身以入斷腸心碎之境界愁雲萬積從此羃其嬌面永永不揭當全軍出發之日女猶亭立瓊窗翠幙間目送其情人鼓角聲悲如唱別離之曲聽之使人無歡將弗見女猶撐其淚眼爲最後之一望時則晨曦嬌紅映彼少年之身寫其影於地上軍冠上之白羽飄拂曉風中若向女顫首道別於是少年遂去少年一去似明光亦逝女立墜於沈沈萬黑之

中歷千萬刼而不能拔至以後情事亦落尋常言情小說之窠臼幽恨，塡其心房酸淚翳其明眸拓其一年一月一日一時一分一秒之光陰消磨於侘傺抑塞歎喟飲泣之中長日獨往獨來不與人伍時旁皇於疇昔與其情人把臂談心之曲徑間若有所覓時或尋寂寞地對寂寞花作無聲之泣且泣且細嚼其滿腔摧心碎魂之悲思吐之不得茹之又不能而悲乃益滋有時人於日殘後尙見彼在禮拜堂中木坐廊下狀如聖母之石像入晚有乳女自田間歸則輒聞女低徊悲吟於枳徑之間紅棠鵑叫似亦無此悽咽而女之皈依上帝則益見虔誠禮拜堂中時時有其芳躅村中年高之人偶見女郎每覺娟娟此豸已無復當年顏色玉雪之靨殆以升火故色深絳宛類鶯粟之華且自頂至踵似匝萬重愁霧永無消散之日村衆一見其人如見鬼魅乍出其墟幕恆相率讓道迨女既行遠始各遙望其玉背之影掉首微喟謂個女郎眞可憐虫也

女固亦自知造物之主已宣告其死刑撒手入地之日爲候匪遙然以女之視彼寵寥直目爲大好之休息所但有豔羨初無所懾至其人世生趣久已泯滅淨盡覺日輪之下在在可憎一無足戀前此雖尙介介於個郎之孟浪至是則亦冰釋惟設身處地曲爲彼諒眼淚洗面之餘遂草一小札致其情人以爲永訣語蓋簡而哀音流溢悽惻動人畧謂此身去死已邇花殘月缺且在指顧之間然

儂之死實由郎起儂不怨郎郎當自諒耳中復告以別後相思之苦語語都極酸辛末則謂儂已怨郎辜且祝郎福耿耿此心設不爲郎知則儂死亦弗寧也書去後女嬌軀益羸弗能復出田舍一步日惟踞椅臨窗而坐縱眺窗外明靚之景色以自排遣往往兀坐至於竟日似忘其身之所在櫻口長日弗展初無怨艾之語亦未嘗以此心疾告人幷個郎名字絕口不之道悲極則納其螓首於阿母懷中咽聲啜泣以爲常乃父目覩此將謝之花憂乃無極時或見其梨花頰上偶暈紅霞則猶以爲明日一臨此花仍能明豔如舊耳

一日爲來復日之午后女又兀坐窻前如恆狀二纖手則爲父母各把其一撫摩弗已綠窻方洞闢溫軟之空氣時挾金銀花馨徐度入室殫人魂醉此花蓋爲女平昔所手植今花容未蔫而人面已非令人對之不能無感時乃父適讀聖經中之一章言人世間事萬般皆空歸眞天上斯爲極樂女聞之心乃滋慰雙波溶溶然遙注遠處禮拜堂初不他瞬尋聞鐘聲鏗然詔人以夜禱時至最後至之村人亦已蹣跚而入廊下鐘聲既寂天地間一時都寂若入死域彼二老人覩其愛女憂心莫釋特女雖爲愁病所斲喪而如花之面翻奕奕若天人空望移時忽有淚珠兩顆瑩然如照夜寒星微顫於其蔚藍色之明眸中嗟夫女郎汝殆念及汝躍馬天涯之情人捐汝如秋扇耶抑念及彼禮拜

堂中之墓田將埋汝艷骨耶嗟夫女郎汝其勿悲汝情人來矣

是時斗聞蹄聲得得及門而止馬上郎翩然下騎現其身於窗前女郎嚶然作低呼仰倚椅背上爲狀似暈蓋來者其情人也須臾少年已翔步入室直至椅側展兩臂抱女於胸次顧見其花蕊玉損之狀則大悲投身小蠻靴前長跽弗起女欲起無力伸其震顫之柔荑以向個郎唇櫻微動似欲有語顧已弗能作聲則俯視個郎嫣然而笑此一笑者有如玫瑰之乍放其嬌媚無倫笑容猶未斂而波眸乃尋合愛之花從此枯矣

以上所記都聞之村人綴合而成斯文事甚簡賅初無足觀今之作家每以文之儇詭奇誕見長此篇平淡無奇又烏能塵大雅之目然予伸紙拈筆時有動於中不能自己而彼日在禮拜堂中所見之慘象更深印吾心麾之弗去後此予重過是村亦嘗造堂一視時爲冬夜樹上木葉盡脫皮皺黛淺墓場中更覺幽寂新碑殘碣都向人作悲容寒風颯然時掠枯草而過似人咽泣彼女郎墓上長青樹圍立如人葉尚作新翠白楊偃其幹垂垂四纂似護此一抔黃土不爲風雨霜雪所侵時禮拜堂之門方闢予遂漫步而入則見花圃手衣尚縣椅上一如當日狀花雖已枯而手衣仍潔白似雪不着纖塵予生平見墓碑多矣彼美術家鉤心鬥角鐫刻而成博行人見之歎喟顧皆未有如此女

小說情寫

我爲過來人

（梅郎）

郎遺澤之足以動吾也

吾喜讀名家小說而名家小說往往寫一男一女相遇於曠野之地或荒島之中悲歡離合悱惻纏綿兩人愛情之甜密直令人聞而生羨且女子必自頂至踵無纖毫遺憾之處如何髮若黃金眼如碧玉櫻唇杏臉玉貌雪膚宛然安琪兒自天而降男子又必爲多情之英雄如何纏習風流溫柔鄉貼卿卿我我顚倒於石榴裙下至死而不變如此香艷旖旎之文字在作者以爲非常得意翩翩自矜在讀者亦非常滿意悠悠神往一唱百和驚爲傑著於是一篇不已而再而三而無窮盡然筆墨之所至總不脫男女愛情之窠臼久之遂不免令人生厭讀者試思普天下女子中甯有幾許安琪兒乎男子中甯有幾許大英雄乎安琪兒與英雄何不見於普通交際之社會而獨多於情場之中何通都大邑不見有所謂安琪兒與英雄而至曠野之地或荒島之中卽斗變爲安琪兒與英雄故以我思之苟一旦蟄居於人跡不到之所者卽一男子與一男子亦未嘗不相親相愛有不可分離之感情倘所遇者而爲一可憎可厭之女子我知亦決無情愫之可言蓋同類相引異類相拒情情相感爲物理學上之定例用我之情以加於彼之情固不必問其人之爲男與女問其女之爲安

琪兒否也我之此作即以我之經驗證明此理我居於人跡不到之地者蓁久當我未至此地以前我曾有無數好友好友中亦有無數女子我於此時初不能異於常人而不爲婦人女子之奴隸迨至獨居曠野二十年後方知婦女並無特別之秘奧勝於男子所謂婦女者不過一種愚弄男子之魔耳梅鐵而達文唐勃郎亦一女子也彼富於著述而抱有癖性極厭惡鄙薄世間之男子但彼之所以鄙薄男子者初非由情場失意有感而然因見凡爲男子者莫不竭力媚事女子於是知女子實可玩弄男子於股掌之上遂謂天下男子莫不皆然而鄙薄之念乃堅持而不變彼又有一決心欲遍游合衆國之全境不論荒僻與繁盛之區均願一印其游歷之轍因隻身乘汽車而往途中所遇之事悉能當其心意且合彼平日之理想迨至曠野以後彼所乘之汽車斗然炸裂在勢不得不修理其機但彼個人之能力對於修理汽車之方法實茫無所知於是四出覓助力之人至洒哀特維痕特爲而司乃與我遇蓋余於杭岱山覓得一礦思從事開掘時正支帳而息有牛三頭則繫於帳外梅鐵而達身軀肥碩眼小而黑蓬鬆之髮短而且稀估其年事當在四十以內貿然入帳語我以汽車損壞事又自陳爲某某幾家新聞紙記者且自誇曰我爲女子中隻身坐汽車周游合衆國之第一人名密司梅鐵而達語次又發其含有命令之言曰爾應棄去一切之事送我至近城勿遲

勿遲其口吻中若欲我立時前驅爲導者但我爲一有經歷之人豈肯受其指揮因置而不答梅鐵而達又曰爾爲我預備一精潔之餐我實飢餓已極且我須問爾爾爲何名余卽答曰威廉亨雷西阜普通之稱則曰倍而西阜余之以此稱語調答之者蓋欲使渠知我之發言較渠爲得體也渠乃曰密司脫西阜爾速送我我不能多費光陰且須乘爾之牛倘我能於兩日中至一近城者我尙可重換一車以繼續我之游歷我不料有此失敗之事也余曰我將遄回杭岱山因於我個人事業有莫大之關係無論如何決不能變易我程序倘爾必欲人護送者請另覓妥伴余則不能從命梅鐵而達聞言卽伸手取余之提包余厲聲曰咄爾毋動此余之包非爾所携帶之物也渠受驚而退鼻中嗤然有聲曰爾之出言何傲慢若是此稱口吻幾使我聞而欲狂余卽以手力按其肩曰梅鐵而達爾於此事乃完全誤會須知婦女中無一人可下命令於倍而西阜行帳中者如爾高尙之言論余殊不願復聞倘爾必欲余護送入城須俟余有事時始可攜爾俱往否則請爾自往可也若欲視余之行帳等於爾之家庭則爾之腦筋中應先知余爲一粗暴特別之人決不容汝鳩占鵲巢也今我以慈悲待人贈爾一牛幷示爾以路徑爾苟不願獨往姑留於此則爾之言語須和平舉動須溫柔梅鐵而達狂呼曰爾欲禁止我之自由乎此曠野之地盡人可居如爾下等動物之行帳爾謂我

欲居之耶余曰甚佳甚佳爾乃一高尙女子固不宜與我輩下等人伍爾請立時他適毋溷乃公也梅鐵而達曰我見男子多矣從未敢違背我之命令不聽我之指揮者爾直一野狗矣我誓離此離此而能生活者我必咒爾變成一可厭之野獸余曰佳爾儘去爾儘咒余本不能與爾同居爾行甚佳爾可向西行梅鐵而達乃睨我以白眼怏怏向帳外而去余則初不之顧蓋知渠不能徒步獨往必仍折回也余於是治我之晚餐迨燻肉將熟偶一舉首則見梅鐵而達已悄立於帳中以兩指力按其鼻余知我燻肉之香味已足使渠饞涎欲滴矣煮肉畢余乃顧語之曰梅鐵而達此爲爾分內之事爾如居此者明日之早餐當爲爾之責矣渠曰爾以我欲食此齷齪物乎余曰爾不欲食亦無妨余殊甘之也渠聞我言氣乃漸餒曰爾欺我無助乎倘我爲男子者我必……余曰盡言之倘爾爲男子者將如何渠默而不答余曰我乃知之惟兩途耳一則與我相愛一則與我宣戰今爾係一肥醜之女諒不知愛情爲何物或亦與余宣戰乎渠曰爾乃爲此言眞不啻禽獸矣余無暇與較出刀叉進余之餐渠躊躇久之卒向我求食渠量頗宏竟分去我之大半餐已余且洗碟且語之曰梅鐵而達爾趨前視之切記於心須知我行帳中非無價值之女子可居爾如不能可速去無留渠默然無語余知渠之心中方熟籌制勝之策也但余殊不注意出雪茄吸之并牽我牛飲水於池迨回

帳則見梅鐵而達已準備就寢以余之毛毯兩條爲臥具余邁步而前渠方趺坐一毛毯上徐理其髮兩足之靴已去見我至即曰禽獸速回爾帳爾幷禮節亦不知乎余泰然曰我曷爲不知禮我從未擾人之物據爲己有也言次即俯身拾取一毛毯渠曰爾乃爲此乎爾欺我無人保護之女子爾直一自私自利●●●余曰爾言尙未足耶渠乃立緘其口余轉身回帳時渠又喃喃自語余亦不暇與辨取得一毛毯燃火而眠顧閉目未久即斗驚而醒視之則梅鐵而達方持我之槍以槍口向我曰爾能聽我命乎爾其速起趣以行裝加牛背送我入城否則槍機震矣噫梅鐵而達方自以爲得計詎知槍中乃無子彈余因起坐曰爾即發此槍余不懼也言時余已掀毯一躍而起從梅鐵而達手中力奪其槍即以槍口回向之曰趣睡趣睡毋再多言渠齒震震有聲强自壯曰惡狗我不欲睡余乃無法遂挾彼至臥處置於毛毯之上渠嗚嗚而言爲狀若貓且復詈罵不已余曰爾之策舉動殊使余厭設再不聽余命者我必以武力制之渠發其低小之聲曰爾眞欲毆我耶余曰此亦不過求爾之安靜耳爾如不安靜者我乃不得不有此舉於是渠始蜷伏毯中不敢復聲當余回帳時又語之曰梅鐵而達蛇蠍甚毒爾宜自留意焉我之言此亦不自知出於何心渠則初不我答詎余歸睡未久即遙聞呼喊之聲梅鐵而達又匆匆入我帳中曰我被蠍子所刺矣余曰刺於何處渠曰

我所睡毛毯之側乃有一長尾刺我甚痛余曰妄哉得毋一樹枝乎爾固老於游歷者何張皇若是渠又低聲曰我乃不信我足踝上固明明有傷也余曰爾試去襪以示我渠遲疑有頃始出其粗而且胖之足余細審其果作何狀詎視線所及乃使我不得不笑渠即冷然曰戀夫爾何笑為爾豈從未一見女子之踝耶讀者諸君余之見此實破題兒第一遭也因曰梅鐵而達此非蠍子所刺乃爾睡時不自留意致以一足觸於仙人掌上耳語次即以鉗代為出之曰爾今可往睡矣幸自鎮靜毋再躁聒渠乃默然跳足而去余自思二禮拜後我方有事於城苟與此女居三禮拜者我倍而西阜不幾狂乎渠實一可厭可惡之人也但其時殊無避之之法則亦忍之而已翼日之晨余夢方回梅鐵而達已闖然入帳用稱稱方法欲使我厭而送之見余起即曰我見男子多矣從未見粗暴若爾者爾鼻乃類敗薯以言爾口則有一物爾知之乎此物曰牙刷我知爾從未一用以言爾臉則不近水者殆一年矣形似山峯之首殊不合冠精美之帽也梅鐵而達滔滔不絕備狀我之短處余固亦能言善辯者然雅不願自儕於婦女一日之見斷斷焉起與之辯詎渠乃使我不能不答余因報之曰梅鐵而達爾果不愧寫生之好手但如爾之跳足極似一鴨爾亦自知之乎爾髮之稀出類拔萃尤足為爾之特色爾自……梅鐵而達大呼曰止止爾再言者我必與爾決鬬矣余知其將老羞成

怒。因即。亂之。曰。爾曾。見此。小鍋。與咖。啡壺。乎。渠搖。首。不語。余又。發我。命令。曰。爾速。治晨。餐。餐後。余須。往杭。岱山。也渠。曰。倘我。至新。聞部。後我。必長。篇累。牘以。寫。爾凶。惡暴。虐之。態。此時。爾之。罪惡。當不。可赦。矣。余聞。是言。即振。臂一。躍而。前渠。乃驚。呼曰。爾欲。何。爲余。泰然。曰我。將於。早餐之。前。飽爾。以老。拳倘。爾不。遵命。治餐。者則。我倍。而西。阜惟。有此。一法。耳渠。見余。勢非。佳。遂疾。趨至。炊具。前以。理其。事。余則。以鐵。冷之。面出。帳。飲牛。於池。比歸。見晨。餐已。備。梅鐵。而達。方面。余而。立。似欲。有所。言。以誇。示其。製法。之精。良者。余趨。前觀。之乃。大發。一。噱。咖啡。壺中。滿實。以水。煎魚。則堅。硬若。磚。燻肉。則焦。枯而。黑。我乃。舉而。盡投。諸泥。淖之。中。重復。養之。既畢。始告。之。曰。梅鐵。而達。爾爲。小姐。宜乎。不能。主中。饋。設余。亦如。爾者。則我。倍而。西阜。之骨。久已。枯。且化。矣。梅鐵。而達。曰。爾養。之餐。固極。佳。也。言次。紅暈。於頰。取我。所養。之物。而食。之。餐已。我徐。徐吸。烟兩。目切。注其。面。渠爲。我目。光所。矚。乃蹋。蹐萬。分。余曰。似爾。聰明。伶俐。乃不。能治。餐。則爾。之所。能者。何也。以爾。之外。表視。之必。爲一。極有。才學。之女。郎。請以。爾之。學識。示我。一二。可先。作一。詩。或背。誦一。古人。之詩。或以。賽。那託。畢雪。司之。文。爲我。誦之。亦無。須多。任擇。一二。篇以。當餐。後之。消遣。足矣。我既。言此。我目。仍切。注其。忸怩。之面。以待。其覆。良久。渠始。低聲。答曰。此人。之名。實未。前聞。我祇。一新。聞部。之女。子。此固。非所。能也。讀者。諸君。我之。初意。本擬。畧示。我平。日之。

所學今見梅鐵而達虛有其表我遂不願與談立運我之行裝加於及克迦南笛姆三牛背上曰此事爾能乎渠又搖首曰否余曰然則爾所能者實無幾矣大約爾之唯一能事唯牙床骨上下相擊耳此冷酷之言吾意渠不能忍受又必狂躍而起詎乃默然無聲迨束裝既畢吾又紿之曰梅鐵而達去我茲將赴杭岱山矣渠遂帖然隨我行途中彼此緘默不交一言當經過誇育忒泉水時渠口中咿唔不絕余不之問出我獵槍射一兎去皮煮之渠旁視我之治餐似甚注意既而就道渠仍喃喃自語余總不聞不問然此獷野之馬已漸覺馴良多矣當我休息時我雖仍對以鐵冷之面而渠已能助我料理各事漸失其初來時之野性俄而新月東昇銀光皎潔我之目的地杭岱山至矣支帳佈置已畢渠似又欲與我言但我總不與以可語之機杭岱山上矮樹林中我本有一舊居之帳因舉以讓之使棲息於內是夜之晚餐仍我自爲理翼日晨起梅鐵而達已爲我置備早餐不復如昨日之焦黑且良美矣余進餐後不敢贊一辭恐惹起其驕矜之態蓋此事本女子之所易學無足異也我負鋤入礦穴後忽有奇聲直逼耳際使我不得不輟工而聽則梅鐵而達方引吭而歌歌聲清澈恍如山鳥之鳴我於是惕惕自慮蓋渠既嘯歌自若樂不思蜀漸變其平日之野性則我將不自主而與之有愛情繼念渠之發問或出於無聊遂亦置而弗思詎日午歸來幾自疑誤入一帳

因梅鐵而達紮樹枝爲帚已將帳中糞除淨盡又以蓬布楷洗所有之器具一切飾置次序井井而渠身衣服之清潔亦復迥異於昔然余仍以鐵冷之面示之不稍露奇異之色因渠切望我之發言我始淡然曰梅鐵而達爾改良多矣此極平常之一言渠乃報我以赧然之笑且爲我備盥面水我以覓得之礦脈指示之曰梅鐵而達此卽我致富之源我於此可得二萬五千磅也我知爾對於礦學固素未研究者故畧示一二渠曰良是良是言次卽入帳備午餐此次所養之食物色味乃較前益進餐已余仍繼事工作晚歸獵得一兎洗剝後梅鐵而達卽掛而烤之我覺此女可敎甚爲欣喜我每日工作渠卽從旁歌以助興且吐屬漸雅丰貌亦日見其少某日余晨起較遲渠卽以樹枝觸我之鼻呼我爲威廉使我起事工作迨我旣入礦而渠亦接踵而至坐於穴口作無謂之閒談以解我悶旣而語余曰威廉汝知我此時極願居此乎此間空氣淸潔飲食自由伴侶又少較之終日伏處新聞部內麻煩欲死者舒泰良多矣余不俟其盡言卽以白眼止之覺此魔星將漸漸竄入我命宮之中設再稽延者行且不能自脫爾時實無他策惟有立卽送至一至近之城以卸我責因出穴攜其臂曰來我將送爾入城我不能復留爾於此致起旁人之誹議渠嫣然笑曰威廉我未見有旁人在也所謂人者祇爾我兩人而已余不答挾之疾趨帳中行裝旣整卽牽一及克送之首途當我

助渠上及克時渠以一手支我之肩兩目切注余面驟然笑曰威廉爾今驅逐我耶在昔我之開罪於爾者固多舉稱稱粗暴不堪之言加之於爾爾終以溫和待我我甚感之我今已力自懺悔矣余聞此柔媚之言頃間盛氣立時融化於空氣之中思覓一言以答之乃良久而無恰當之語惟默向城市最近之道匆促而進渠則載笑載言愈使余心忐忑不能自主久之地平線上已遙見一雉堞渠忽勒使及克停蹄以一手支我之肩曰威廉爾我行將分袂我有數言不得不告之於爾我固一傲慢自負之女子但已爲爾賽那託畢雪司所束縛今則殊悔昔日之孟浪而知所遷善之道矣似爾威廉之多才多藝實使我惶愧無地爾其恕我無禮爾之丰貌甚佳爾之全身實無一弱點爾之性情溫和正直尤爲我所欽敬初非如我前日之言也讀者諸君余聞梅鐵而達之言乃不啻醍醐灌頂正不知其爲甜爲酸因力促及克行使此撩亂情緒之言毋懸於心詎以此反鈎起我前次譏笑之言遂不禁舉首注視其面則覺梅鐵而達之丰貌容光煥發美麗動人蟾蜍之領其白如雪含情之眼明淨若水回思昔日之倨傲證以近日之溫柔乃知其前後果如出兩人矣茲果去者我倍而西阜復將索居獨處且曾費無數之精神始化此獷野之劣獸爲馴良之嬌鳥一旦縱之使去能無惜乎況非渠之絕我則余之此舉殊未免不近人情也余思至此梅鐵而達又悄語我曰威廉我

今別爾我決不能再遇一男子能如爾之保護我教誨我者威廉爾亦知我輩欲得一如意郎君殊非易易今不幸而交臂失之殊令人欲呼負負耳威廉我是否已能助爾已能爲爾養餐乎余握其柔荑之手曰梅鐵達爾言良是爾果一極好之廚娘也渠聞余言乃忽然以手掩面嚶嚶而啼嗟乎余生平從未經此啼哭之感觸方寸中不知於何時種此一根乃使我與之有情渠哭愈宛轉而余心亦愈形懊喪因曰梅鐵達爾毋哭矣茲事固尚有挽回之機但爾固爲我之友也是時蠢笨之及克忽力回其首以視我兩人之狀態一若亦甚以爲異者梅鐵而達則又淺笑曰爾老大之鵝我殊不欲與之爲友余覺此言甚奇一時竟不能悟會其意因曰爾是否不願與我爲友讀者諸君余尚有一言漏而未補其時余則立於及克之側而梅鐵而達之首則在我右肩之上至何時枕於我肩余乃不能自知渠於是附我之耳曰否否我極願與爾爲友但茲則欲爲友而不能矣余聞此言乃恍然其命意所在即曰是無傷也我兩人重復聯合之可耳渠曰爾眞愛我耶余曰然我甚愛爾梅鐵而達乃以纖手捧我之面與我接吻笑問曰威廉我將何以答爾倘我不允爾者爾又將飽我以拳我之怕拳實滋甚也余不覺赧然曰梅鐵而達請勿笑我新月一鈎斜掛柳梢時我兩人已折回杭岱山矣梅鐵而達遂永爲我中饋之婦而我所欲告讀者之言亦至是而終結我爲過來人

知男女共處於曠野之中其不能逃出愛情之範圍則無妍媸優劣而一焉

羅敷怨

哀情小說　（銹鐵）

烟台亦我國一大商埠人烟稠密風俗敦龐埠之東村有貧家女小字阿珠姿首既佳性尤柔婉幼年失怙恃依舅氏爲活年十六遣嫁同村李二上有老姑性極慈善待之若己出踰年阿珠生子女各一惟李二素佻儇平日又不事生業家計因之益窘阿珠仍善事堂上勉撫雙雛怡如也其時李二適有友人赴關東貿易欲覓夥伴詣謂李二曰汝賦閒既久盍從吾游倘有所獲自當分潤俾汝寄歸作養贍費亦聊勝在家株守耳李二乘此機會遂決計遠行雖別母拋妻亦所弗恤樂天云商人重利輕別離至是益信其非謬詎知李二去後荏苒九年杳無音信阿珠自此望夫有石爲婦無炊持家益不能支每念其姑年臘既高能多展一日孝思即多盡一分婦職於是輙典簪珥市時鮮果蔬供甘旨而膝前兒女亦漸長成除衣食外又須籌學金以培植之試問女紅所獲能得幾何勉度茲九年愁苦之光陰良非易易適是年又遭大歉飢民載道阿珠其尤著者正束手間忽傳李二已客死異鄉阿珠驟聞凶耗自恨此生希望斷絕痛哭至於淚竭然亦無可奈何矣未幾同里吳木工耳阿珠賢能名且憫其遇欲娶爲婦央媒媒往謁其姑風示已意姑商諸阿珠阿珠沈吟半晌自

付我苟守節上有老下有小勢必俱塡溝壑再嫁得贖身貲或能拯吾姑及子女意既決立允吳請并約以三事一身價須錢三百千二前夫兒女隨嫁後務當一體善遇不得虐待三須結束李家諸事畢俟前夫終七過門吳木工聞其治此終身大事井然有條傾倒益甚盡允所約及期吳家擇吉迎娶身價錢如數送至阿珠領受後析之爲三一呈其姑作養老費一還歷年積逋一留在手中爲前夫兒女教養津貼金擗擋既竟乃哭別其姑攜子女隨吳氏而去阿珠賣身一片苦心原非得已鄰里莫不諒之吳木工人極誠篤遇阿珠厚兼及二雛木工操業雖微然歲入不薄較勝李二家遠甚所居房屋皆其自造雖小屋數椽而建築殊堅實有致庭前隙地頗寬種瓜菜半畦蓄鷄三五尾饒有田家風趣阿珠向來勤儉經營一切尤得吳木工歡心連年迭生子女伉儷間益形相得一若老天特設此美滿家庭以酬阿珠曩年困苦者孰料幸福無常寃家又至彼李二忽脫除死人之籍又出現于法庭矣先是李二在外曾患病甚劇傳說已故其實誤也迨回里知妻兒均屬他人憤莫能遏遂砌强佔等詞控木工官受狀當提被告質訊開庭時阿珠右懷一兒左挈一女吳木工及前夫子女尾其後魚貫而入可憐鄉老婦孺膽細若鼠上堂不敢仰視問官先詰阿珠曰爾前夫是否李二阿珠曰然官駁之曰爾既適李二因何改嫁阿珠曰李家貧甚夫出外九年渺無信息適逢歉

歲又得夫死矗耗萬不得已始改嫁吳木工官獰笑曰婦人失節已鮮廉恥有何不得已今李二仍在論法當歸原夫具領阿珠抗聲曰前夫薄倖後夫多情我願隨後夫官拍案大怒曰本廳長只知司法不能爲汝徇情毋多瀆復命吳木工前謂之曰汝知阿珠爲有夫之婦否汝擅娶之例有罪姑念汝鄉愚無知不予深究且汝已破費三百串着將親生子女領回則失妻得兒尚不至人財兩空也阿珠是時悲不可仰顫聲而言曰夫婦徒存名義既强合之我母子天性相關何忍離之語至此含淚視懷中兒指謂官曰是兒甫百日朝夕偎娘懷索乳弗少釋又回首視女續其詞曰是女纔能學步月前雖斷乳而飢飽不知亦未能乏人提挈茲從若父歸試思彼一手藝人每日須備工得食又烏能坐守家中學爲保姆耶我恐不數日間女爲童養媳兒入育嬰堂何異殺盡兒女更有進者前夫兒女曾受後夫豢養有年後夫兒女亦如之報施不得爲失當乃偏欲奪其雙雛俾彼受累我滋痛心更有何顏隨薄情人歸去言次睨吳木工復回視兒女伏地大慟咽不成聲恨不立決階前以謝木工是時旁聽席上覩茲慘狀咸袒阿珠而不齒李二獨高坐堂皇之法官悍然若不聞者其部下法警承上官意旨奪阿珠所携子女强委諸吳木工復牽阿珠交李二各揮之去嗟夫何物酷吏武斷此一重糊塗公案我亦旁聽一分子深抱不平特著羅敷怨以質問司法界之講情理者

尋夫記

（秀英女士譯）

汽笛一聲。車離利昂市。向巴黎進發。時車中客已滿。譚笑之聲。喧騰四坐。所譚多近日戰事。或評論法軍之勇敢。或誇耀法軍之勝利。或縱譚法國軍前應行計劃。或預計法國勝後善後事宜。人各異詞。莫不精神煥發。視其祖國之戰勝。如操左券。中獨有一少婦。垂首屏息。向隅而坐。若甚以人言爲可厭者。是何人。蓋卽余同里之愛麗夫人也。夫人生長利昂市。自幼以德才容三者聞於一邑。凡市中公衆跳舞會等。夫人無不與。是以豪華英俊。紈袴少年。多求與之偶。不知夫人自幼與愛麗君同學。晨夕相親。紅絲早繫。往歲之夏。始與成婚。卽攜手同往瑞士游歷。山川勝景。以盡其蜜月之歡。忽聞奧太子與其妃在塞境被刺。夫人爲之戚然。愛麗君笑曰。此奧塞交涉。與法國何干。於我輩新夫婦更何干。但暢游可耳。於是涉保勒第海登基額倫山。至斯德賀倫京城。見其城中廟堂華麗。樓閣崇宏。學校工場。皆甚寬敞。兩人流連忘返。正在興高采烈之時。不料奧塞交涉日迫。一日忽而俄人出而干預。忽而德人亦出干預。忽而法國因德人之干預。引起先世舊仇。恐德人由是崛起。將不利於法。遂亦飛章爭論。遽背海牙和平會之約。天半。豈風乃將如花如玉之兩新人。吹回故里。蓋愛麗夫婦驚聞祖國已與德人宣戰。下動員之急令。催促在伍之僑民。悉行歸國。預備出發。愛麗年在兵

役期內乃不得不相將返里及至故鄉愛麗猶不忍以纔及彌月之恩情遽歌勞燕輾轉躊躇思得開脫之法暫行請假夫人乃抗聲言曰大丈夫當以熱血頭顱博千秋榮譽幸而得摧強敵奏凱以歸則飲至策勳建殊功於域外立銅像於國中豈非快事卽不幸而馬革裹屍較之庚死牖下者爲榮多矣愛麗聞此壯語躍然起曰夫人此言不愧爲巾幗丈夫余誓當於戎馬叢中取得十字勳章歸贈細君也由是屏當一切翌日卽向巴黎陸軍部報名夫人送之利昂市殷殷握手而別

嗟夫古人有言樂莫樂兮心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愛麗自投身軍伍誓以一死報國溫柔之鄉已置度外惟其夫人雖當徵兵命令初下時迫於義憤犧牲愛情慨然勸駕洎乎愛麗去後頓覺影隻形單孤燈寂寞又念德人戰器精利田雞大砲之外更有煤烟綠氣慘酷無倫流毒所至雖百萬之衆可以立斃似此勍敵何能速奏膚功以此心益忐忑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悶極無聊則以琴歌消遣然愛麗初去之時每閱數日必有家書慰問夫人猶藉以解懷數月而後大將以愛麗勇敢多能調往前敵自是軍情旁午無暇修書夫人乃益愁苦彈不成調歌不成聲蓋迸斷柔腸望穿秋水矣

去年法國邊境一戰法人轉敗爲勝擊斃德皇威廉之叔驚悸德皇太子之心皆愛麗身先士卒督率黑人死戰之功夫人於是役初聞法人在前敵死傷如積後幸三軍奮勇卒敗敵軍然藁砧凶吉

究竟如何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忽一日得愛麗喜報已得升爲上軍校贈鐵十字勳章夫人不禁爲之破涕而笑杜詩有云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今愛麗夫人之得此書豈但值萬金而已哉

雖然塞翁得馬終且非福愛麗自升上軍校益思奮勇以圖報效乃自入冬之後兩下息爭初無大戰光陰迅速春去夏來戰事漸復劇烈某森林之役愛麗督率聯隊已佔濠溝二道德人情急乃發綠氣砲愛麗猝不及備遂中毒陣亡嗚呼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是可慘矣愛麗歿後法人以爲損失名將一經宣佈且長敵國之威而減我軍之氣於是諱莫如深秘不以告夫人在家登樓悵望目送郵人詎知戰事愈殷而消息愈杳日夜籌思乃得一計擬投身紅十字會爲看護婦庶幾軍前眞相可以日接耳鼓爰於某日乘火車往巴黎前書所謂車中少婦垂頭喪氣者蓋正夫人躊躇滿志時也

夫人自入紅十字會極意探訪愛麗蹤跡苦無知者一日與傷兵偶談某森林之役乃知法人均未生還而愛麗實與是役已爲祖國捐軀矣夫人聞耗號跳慟哭痛不欲生同伴來相勸慰謂愛麗君暴骨郊原徒哭無益夫人乃矢志欲求愛麗遺骸以盡轂則異室死則同穴之義爰上書於大將麾下曰

妾夫愛麗投身軍界久著盛名迭蒙麾下賜以十字勳章上軍職號感恩圖報奮不顧身不料敵人毒使煤烟身殉大難至今枯骨未收忠魂無屬能不令人思之傷心悲之斷腸耶妾自彌月分離期年未晤茲者關關萬里跋涉長途筋骨兩傷心神俱瘁希望一接英吻藉敘衷懷何期大好良緣已成泡影同心之約望之來生好夢之圓待諸中夜嗚呼嗚呼天下可痛之事孰有過於是者耶妾今欲求遺骨以歸俾了此生夙願唯是茫茫巨野踽踽難行敢爰中國女子從軍之例爲乞先夫舊部之攜如能殺敵致果獲骨還鄉一以爲國效忠二以爲夫雪恨此誠妾之大願雖粉骨碎身亦無遺恨敢乞矜哀俯允不勝距躍待命之至

大將閱畢爲之憮然者良久第以格於成例批斥不准夫人滿懷哀痛無從宣洩頓足搥床一慟而絕會中人哀之爲之殮葬而傳其事於報端以表揚愛麗君及其夫人之忠烈云

秀英曰情天莫補恨海難塡此次歐洲之戰寡人妻孤人子者正不知其幾百千萬而以愛麗君與其夫人爲尤甚語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使吾中國人人能爲國忘家以愛麗夫婦爲模範則區區倭寇奚足滅哉

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唉你看杜宇聲中落紅歷亂山光滴翠柳色如烟自吾傷心人視之無一非愁苦景象也最可恨沒情燕子管汝銜泥可耳奈何將落花帶去春魂一個輕輕被汝斷送怎不教人懊惱也黃鶯兒呼汝也可罷休了深處綠柳陰中鼓動如簧之舌恐汝喊破喉嚨亦噢不轉春歸也碧桃花呼汝奈何賣弄艷姿牆頭春色時來窺人須知春已去矣花容憔悴旦暮間耳行見汝片片紅英逐東風上下狂也待到墮溷沾泥問汝還能驕人不唉東風無賴故故催人眼看春歸挽回無術惟有搵兩眶淚灑向風前與渠話別然春去可以重來人死安得復生耶倘果三生有石吾當與吾愛素娟預訂前緣締結鴛鴦於來世也

空閨寂寂軟幌沉沉玉鏡塵封金香猊燼素娟在日滿室生春今乃觸目凄涼處處引人惆悵三尺菱花曾照過並頭雙影一床錦被也曾覆過交頸鴛鴦今則菱花未破而香骨已埋錦被依然而伊人何在壁上瑤琴曾受春葱撥過今則冰絃中斷不知再續何年瓶中紙菊爲吾素娟玉手裁成今則花容依舊人面不知何處去矣鏡中倩影色相尚留奈萬喚千呼終不見個儂回答惟展其櫻唇長日向吾癡笑耳唉吾那金素娟呼汝好忍心也遮莫捨吾而去教吾冷冷清清如何度日須知吾眼淚無多行將爲汝流乾矣素娟素娟汝怎不回來也你看月兒上矣一片清光團欒如舊花影上

欄干。矣。素娟。何。在。胡不。與吾。並肩。細話。耶。綺位。雙雙。猶安。置於。碧欄。干。畔。素娟。素娟。吾尚。虛留。左。座。待汝。歸也。唉。鸚哥。兒。呼。汝一。聲。聲。猶喚。郎。歸。郎固。歸矣。吾素。娟安。在耶。汝莫。再喚。郎。歸。爲吾。喚素。娟。回。來。好鸚。哥。速爲。吾。喚素。娟。回來。慧哉。鸚。哥。果。然。喚素。娟。回來。矣。好鸚。哥。吾素。娟。果。安。在耶。鸚哥。汝莫。誑。吾。『鸚。武。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可。憐。江。上。水。同渡。不。同。歸。』鸚哥。眞。誑。人。哉。

陌。頭。楊。柳。是吾。素。娟。也。柳。絲。搖。曳。是吾。素。娟之。纖。腰。也。柳。眼。舒。青。是吾。素。娟之。秋。波。也。風。雨。凄。其。吾素。娟。無。恙。耶。吾。無。他。望。但。願。吾。身。速。變。楊。枝。樹。立。於。吾。素。娟之。側。交。柯。連。理。千。年。不。解。更。願。與。吾。素。娟。同。化。黃。鶯。兒。唱。隨。綠。楊。陰。裏。千。年。作。比。翼。鳥。唉。東。風。呼。汝。切。莫。肆。狂。普。天。下。楊。柳。是吾。金。素。娟之。魂。兒。也。汝。吹。折。柳。條。是。折。損。吾。素。娟之。纖。腰。也。吾。素。娟。柔。弱。不。堪。汝。蹂。躪。汝。切。莫。肆。狂。可。恨。哉。東。風。汝。不。聽。吾。言。乎。吾。將。吩。咐。呢。喃。雙。燕。子。替。人。千。萬。罵。東。風。也。

噫。吾素。娟。回。來。矣。容。顏。猶。是。向。吾。嫣。然。微。笑。素。娟。乎。汝。往。日。在。何。處。耶。須。知。吾。相。思。欲。死。也。噫。素。娟。汝。羅。衫。單。薄。得。勿。畏。寒。耶。噫。素。娟。汝。奈。何。不。答。殆。恨。吾。耶。噫。素。娟。汝。髮。蓬。鬆。奈。何。不。櫛。耶。噫。素。娟。汝。玉。容。清。瘦。得。勿。病。耶。可。恨。哉。黃。鶯。兒。汝。穩。棲。枝。頭。可。耳。奈。何。驚。醒。吾。好。夢。唉。吾素。娟。安。在。耶。鴛。鴦。枕。

吾今想起一事矣當吾與素娟結褵之日素娟嘗顧吾曰儂命不猶幼失怙恃伶仃孤苦於苦海中討生活十六年於茲矣一旦嫁得郎君直是誕登樂岸琴郎乎儂命薄楊花倘須郎扶持但願花常好月常圓生生世世與郎常相依吾曰吾可愛之素娟乎吾意亦云然誓與卿百年偕老也一日素娟復謂吾曰楊花飛矣郎盍賦詩餞春歸儂已先成一首矣因低念曰『三月楊花飛催送春歸去春歸不可留春去歸何處』吾戚然曰素娟乎奈何出此不吉語吾爲汝易之琅聲誦曰『三月楊花飛催送春歸去春歸自春歸莫管春歸處』既而復覺不利乃縮口不復念相對默然詎知口頭讖語覺成事實不數日素娟病矣病甚遂不起渺渺香魂逐楊花而俱逝春歸不可留春去歸何處每憶是語吾淚未嘗不浪浪沾襟焉回首前情好似一場春夢歡娛不再恨海難塡一枝畫筆枯槁窗前不復能畫上蛾眉矣教吾怎不肝腸斷乎唉已矣已矣目斷天涯伊人何處素娟素娟盍歸來汝心愛之琴郎待汝久矣

言者爲一少年辛其姓琴郎其名容顏瘦削額有縐紋望而知其憂患中人顧不能掩其美貌兩泓秋水一對秀眉固翩翩美少年也雖亂髮蓬鬆敝夜蠶服而轉增其美春光明媚桃李爭妍琴郎與

素娟結婚於某氏園中一雙璧人人皆嘖嘖稱羨郎情似水妾意如綿閨房之事有甚畫眉多情眷屬誠幾生修到者方期地久天長永諧白首詎料不期年而素娟以病逝琴郎哀痛逾恆致神魂懨懨如遇魔鬼其不發狂也幾希矣

衛紫麓道這個沒有別說還是你趕先報官去的好金瑞雲道不過他若問我說你何以有了證據一直藏到如今方纔來報那我怎麼說呢衛紫麓笑道這個有什麼要緊你就照剛纔的話回他就是了但是他若疑心你是假話要你叫出程德新來對質那時你又找不到程德新可不是一個難題呢金瑞雲便急得抓着頭皮沒個話說過了半晌衛紫麓道你表妹可是一定要去報官麼金瑞雲道雖沒說是一定但是他既有了這話說不定竟自做了呢衛紫麓道那麼你還是趕先報去的爲妙我替你做張狀子說得懇切些也就不致反受嫌疑了此刻你且回去明兒把腰帶子和足印一氣帶來我和你進城去走遭罷了當下金瑞雲便向告辭出來回到自己家去我因倦了乏力就在義塚堆裏胡亂過了一夜次日醒來聽見路上的人紛紛說道謀殺魏楚寶的兇手已拿住了又說便是我妻子去出首告的我便吃了一驚一想這事可不又寃枉了人如今定是我妻子趕先報了官了我便急急奔到衙門裏看去只見一衆人剛纔散了出來都說金瑞雲是兇手現在已把腰帶搜了出來證據確鑿那裏還好抵賴他那個石膏脚印是假造出來故意做個疑陣罷了又說看不出魏楚寶的妻子倒有這般能幹看他的模樣兒長的這般嬌嫩誰知他的手段却是老辣呢我

聽了這話料定我妻子還在裏面便捨了衆人逕向川堂裏走出誰知早已沒有一人這是天已晚了我便順路走向書房裏去看看却已換了樣子一切陳設都已改換過了裏面的師爺也換過了却是一個廿多歲的人正做詳看稿他詳文藁上竟是指實了金瑞雲而且加上斷語擬上一個刑眼見得金瑞雲已蒙不白之冤我便想把昨日眼見耳聞的事和他說個明白無奈陰陽相隔言語不通我便沒了法直等他睡到床裏我想托一個夢與他誰知他的魂靈竟沒找處我只得聊盡我心對着他耳朵管裏說上一番至於他聽見不聽見我也就不知道了次日看他醒來若無其事依舊把那詳文送了上去那時我便跌足悔恨自悔這件冤案還是因我而起我在當初萬不該疑心到他和我妻子說了以致如此因便想去托夢與我妻子急忙跑到他母家不道他已回到我家去了我便趕到自己家裏守着我妻子的夢魂想和他說個明白教他自白去誰知一連數夜他睡倒之後竟一毫人事不知我就沒了主意只得又跑到衙門裏去探聽想替金瑞雲伸這冤枉過了幾日高等廳的批回到了竟把案子批准執行死刑我便嘆口氣道罷了照這樣的冤案世界上也不知有過多少那裏去找個包龍圖來伸這冤呢正在傷心痛哭的時候忽然有人忽忽的跑進來說道那件命案的兇手弄錯了呢我聽得這話宛然雲開見日一般向他一看原來就是新任的官只

因他脚上穿着一雙靴子做了招牌所以辨認得出聽他說道今兒偵探緝獲了一個人來這人乃是著名的竊賊如今他把勒死魏楚寶的案子已招認了去呢那金瑞雲可是冤枉我聽了這話不禁喜出望外當見那個少年問道那竊賊自從那裏緝來的那官道說來話長據偵探說這人是在上海混堂裏洗澡被一個偵探叫做程德新的看出他袴腰上有兩朶桂花的記認他便跟了他去見他住在一爿小客棧裏那偵探便也投宿一處到得睡了他便留心去看他脚底竟和那石膏上螺印一毫不差他便報了捕房把他拘住用了刑訊他纔一一招認不過他說他和魏楚寶並無仇隙當初曾在鄭家莊行竊被那莊主捉住要送官府他再四哀求纔把他放了只不過那莊主的手段也是太兇當時要放他去却叫莊丁把他臉上剌下兩個賊字那賊沒法只得索性把臉皮抓去了一層足足爛了一個多月方才全愈但是兩頰上都已有了疤點因此恨入骨髓便想報仇這一天在城內碰見莊主他便想在路上下手因恐路上有人碰到他就伏在他回家去的要路上等他這一條橋本來只有鄭家的人要從這裏出入不意魏楚寶也從這裏走來穿的衣服本來相同身材也相彷彿他就當是鄭家莊主竟爾下了這個毒手先前連他自己也不知是弄錯的了直到被拿之後方纔明白此刻到了這裏他也說出良心話來說與魏楚寶大約是前世冤孽所以會得如

此情願抵命不要連累別人只是鄭家莊主終究是他切齒的仇人做了鬼也要去報仇的我聽到這裏不禁好笑起來看官你想這種案子實在出於情理之外我與這個賊一面無緣無仇無怨他竟把我糊理糊塗的弄死了豈不是千古的奇寃呢幸喜這麼一來金瑞雲的寃枉竟自昭雪麥家父子兄弟也都脫了干係後來那賊辦了絞罪就把他勒死我的那根帶子絞死於他雖然一命抵了一命但是按到歸根我和他本來沒有相干平白地都在這一條衣帶子上送了性命做了兩個衣帶寃魂豈不是一場奇事天虛我生道照此看來可見得世界上的命案竟是無奇不有寃上加寃的事只怕比着這件案子更複雜的也多着呢然而我又疑心那個賊說不定是金瑞雲買出來的不然何以有這等湊巧但是這起案子連死者自已也不明白何況是我做小說的呢我因想這兩人大約都是寃死所以我這部書就叫做衣帶寃魂

（完）

余與倍恩意見有立於極端反對之一層清理賬務是已倍恩於賬務任買主拖欠不甚催付謂索之過急或致爲淵驅魚甚非招徠主顧之道余則謂茲事亦當分別觀之苟其買主而與我繼續交易時賒時付者則允以若干數之欠款從而羈縻之是也苟買主而一時無方交付屢屢展期並非出於故意者則特別優容之勿咄咄逼人破產尙不失爲厚道也乃我稽查賬簿訪察實情買主積欠若干數仍繼續與我肆交易或以金融艱窘不能尅期清償者未始無其人而若所謂某某某某車必曆托衣必文綉食必山珍海錯量其財才非不能清償宿逋者乃於我肆賬務一誤再誤一若理所當然至論交易或月一至焉或歲一至焉我肆之所望於彼者甚微而彼之所負於我肆者至鉅是可忍孰不可忍余時爲倍恩言之微露不慊意於時倍恩已能離床而起惟醫生不准其按日至肆中理事以身軀瘦弱也旣察知我意遂詔我曰瑪麗識之與我肆往來者親戚朋友居多我不忍以銀錢瑣細獲罪於鄰里鄉黨隱忍至今惟察其近況自奉旣豐則所以待我肆者亦不宜嗇刻瑪麗欲向之清理宿債者聽之總以勿傷和氣爲主余笑曰倍恩言當惟我等共事已久倍恩視我果爲傷和氣而薄待親戚朋友之人乎倍恩笑曰非此之謂也我等旣以店夥名義通力合作我見

有所及卽不可無不盡之言瑪麗誠多心哉余曰非我多心欲安我倍恩之心耳遂與之商議數言而出抵肆中翻檢賬簿已竣舒筆伸紙草數函授之郵卒措辭婉轉而立意則甚謹嚴如是者數日既蔵事余更驅車逼謁債戶之門與之開誠布公爲索逋之談判旬日以後付款者絡繹門庭若市兼旬之後閒日而漸進余隨收隨卽貯之銀行中惟秘不以告倍恩閒及則支吾以對倍恩目我而笑謂我矜才尙氣向所自命不凡者終究亦有失敗之時經此挫折嗣後當能斂才就範靜聽教言再不敢以巾幗中才調競勝於鬚眉矣

余清理債務之策旣告成功心欣欣然欲戲我倍恩以增樂趣乃舉我所清理之賬目謄爲清冊供之案頭靜待倍恩之來一日薰風煽和萬花競放櫳間雙燕呢喃時作情語倍恩黎明卽起精神之煥發異於平時朝餐旣竟請命於醫生驅車直指市廛而去余託言家中有事未與同車實則余之事何事哉朝起理雲鬢對鏡貼花鈿此一事也開我舊時箱換我嫁時衣此又一事也妝罷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此又一事也呼僮洒掃地開軒坐晚涼此又一事也四事甫竟明星燦矣餐堂之內電燈璀燦懸於上氈毯斑剝陳於下中設一桌旁列雙椅桌之上鋪以絲織之單單之上置以紋銀之刀叉兩副夜光玻璃杯稱是余與倍恩昔日飲合巹酒時所用也其旁滕以酒瓶數事花瓶一架酒

則。葡。萄。香。檳。之。佳。釀。也。花則。嫣。紅。婷。紫。含。苞。初。放。之。致。瑰。一。叢。也。非特。嬌。艷。之。色。足以。奪。人。即其。氣。之。芬。芳。馥。郁。聞之。亦。足。令。人。心。醉。余。欹。身。沙。發。之。中。矇。矓。雙。眸。凝。注。壁。間。懸。掛。之。油。畫。架。一。事。中。繪。少。年。夫。婦。蜜。月。旅。行。圖。觀。其。愛。情。之。肫。摯。濃。郁。正。所。謂。神。妙。欲。到。秋。毫。巔。也。方在。凝。神。壹。志。間。陡。聞。窗。外。車。聲。轔。轔。及。階。而。止。車。聲。甫。止。而。余。心。乃。躍。躍。然。動。矣。極。欲。離。座。而。起。降。階。親。迎。乃。舉。我。足。足。輾。抬。我。身。身。疲。藐。茲。予。躬。已。被。情。絲。萬。縷。牢。縛。於。椅。上。然。余。之。身。之。足。雖。不。得。動。而。余。之。耳。尚。可。得。聞。所。聞。伊。何。則。門。外。革。履。之。聲。橐。橐。由。階。沿。漸。入。廊。下。其。聲。亦。殊。不。穩。或。步。或。趨。輕。重。間。作。余。尚。未。見。倍。恩。之。面。而。已。深。知。倍。恩。之。心。此。時。彼。方。寸。之。間。躍。躍。然。當。與。我。心。相。等。或。且。過。之。設。舉。趾。偶。一。不。愼。者。屐。齒。不。難。盡。折。我。思。未。已。門。呀。然。忽。啓。此。一。日。三。秋。之。門。外。蕭。郎。驟。爲。入。幕。賓。余。身。不。能。動。而。目。光。已。與。接。觸。蓋。余。此。時。之。全。副。精。神。已。由。聽。官。而。移。入。視。官。矣。藉。頂。上。電。燈。之。力。余。得。以。端。相。其。面。部。眉。目。神。采。之。間。似。笑。非。笑。似。肅。似。肅。慈。祥。溫。厚。感。激。恩。愛。之。意。不。期。其。誠。中。而。形。外。入。門。猝。然。望。見。我。唇。動。而。目。笑。似。將。發。言。比。見。室。中。陳。設。大。有。異。於。平。時。瞿。眙。者。有。頃。始。恍。然。悟。返。手。急。闔。其。門。馳。來。坐。我。椅。旁。手。相。握。而。唇。相。觸。也。接。吻。者。久。之。始。附。我。耳。柔。聲。怡。氣。吐。一。語。曰。賬。簿。余。盡。閱。之。矣。兩。人。相。視。無。言。者。又。半。分。鐘。各。離。座。而。起。相。將。就。桌。婢。僕。紛。紛。進。饌。麋。鹿之。脯。蛤。蜊之。湯。皆。余。

素手親調者既而飲酒樂甚余乘間與之談論肆中事甚詳倍恩欻然起立滿舉一觥朗朗言曰余盡此盞祝我瑪麗萬歲余笑眄以目曰何不言偕老倍恩果如我言之而後就坐余曰觀倍恩態度幾於狂矣倍恩笑曰經汝體貼安得不狂汝十指所獲較我全身所作而有餘同居已二年不信瑪麗是女郎有此識見毅力實不知所以言感余笑謝曰婦人之見何足掛齒頰我等既爲夫婦不惟其名惟其實內而家庭細故外而商業往來安有不和衷共濟之理汝勿感我感結婚可耳余言至此遂舉我結婚以後孕育之理想傾筐倒篋出之倍恩剛强不撓人也今茲聞我言眼波汪然欲涕悲耶喜耶憐耶惜耶恩愛感激以至於斯耶總之兒女柔情激刺其英雄浩氣者深矣

倍恩取花瓶手折鮮紅之玫瑰一朵爲我簪之鬢上以右手鈎我左臂離餐室比肩而入房幃喁喁細語不覺更漏之已殘也溫柔鄉裏既綰同心商業場中益資聯手從此以後關於市肆以及家庭中一切事務罔不互相斟酌行之乃至極平常簡易之事亦協商以求得同意也倍恩虛懷若谷凡事必先就商於我決可否取進止我非謂倍恩盲從匍伏裙帶之下惟余言而莫敢違也洵若是倍恩爲懦夫而我爲悍獅矣我亦奚取於是常以瑣事與倍恩鬨一小時之談判閨房也而等於法庭也抗儷也而等於原被告之律師也辯論終結倍恩勝利之時多而失敗者較少以一戲謔收束之

而夫婦之心皆喜所喜者不在於勝利之誰屬而在於眞理之大明蓋凡事必有兩面一正而一負而常人之見則每倚於一偏合兩人之心思才力以推索之而事與物無遁形矣設有一事於此倍恩以爲可行而余以爲不可行茲事必需討論固不待言卽余以爲可行倍恩心中又以爲可行者在倍恩方面亦必設種種疑問以評駁之余更就其評駁之點一一爲之解釋之而茲事之眞相大現故余夫婦兩人未嘗有一朝反目而無一日不口角而家庭以內店肆之中措置一切事務鮮有失當者胥賴此矣此其理推而放之一人一事一家而準推而放之一國而準推而放之四海天下而準也

未幾老商人林起恩顧我肆余與倍恩咸在飲之酒林起爲人閱歷多而性情厚一鄉皆稱善人平時與倍恩過從甚密與余則初次識荊耳飲半酣林起顧我謂倍恩曰比聞我友爲寒暑所欺憂心悄悄欲一存問而未得其機因爲闇者所阻受醫生命也迨其後聞我友肆中營業發達逾於尋常出君夫人之力初以爲外人誇張揚厲之辭耳今得瞻尊夫人丰采與之上下其議論乃知人言非誣君夫人明達善斷君不貯之金屋以玩物視之而能攜之入店使得大展其經猷自朝至暮自暮至朝夫婦二人恆在一處形影之間既得常相儂傍而才智上復獲切磋磨琢之益不啻合夫婦朋

友師生夥伴而一爐冶之汝之商業家政方興未艾可斷言也余經商久而閱人多矣約翰孫麥加萊彼得失穿犢鼻褌婦當爐賣酒合二人之力以營商其興也勃焉馬加勃來尼摩而肯愛特華以禽犢之愛愛其妻衾枕與俱飲食與俱車馬宮室與俱而賬簿籌算不與俱一委諸店夥之手其敗落也忽焉余非不知仗男子一人之力營貿遷以致巨富者未始無其人然究居少數且彼能掖其妻與之共事致富或不止此百萬者進而爲二百萬也而爲千萬也均未可知據我觀察男子之氣質雄渾利於振興事業而擴充之無所退縮女子心思縝密能窺見事物之隱微而防其弊之發生夫婦二人能各出其才智之所特長以補他人之不足斟酌盡善而事業不隨之興旺者未之有也君夫人之禆助於君事理上已昭然若揭君勿遽以此自滿稍制其肘余也不才承君推誠相與君夫人尤招待殷殷用是不揣冒昧在賢伉儷前貢其一得之愚不覺絮語之叨叨也言既畢一觥以嘗賀忱余與倍恩各從之飲禮成倍恩目我而笑曰瑪麗誌之前日勃而林之譽我疾疢也今茲林起之鼎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余聞命矣今而後政由瑪麗祭則寡人余聞兩人言紅潮暈頰猶幸爲酒所掩不露窘態遂即欠身謂林起曰余不勝酒力心惕然若有所不甯汝老人爲是言亦豈辭耶林起笑余夫婦皆笑

筵既撤林起興辭余夫婦送之出而返於中庭顧見明月滿階人影在地作等長之並行綫心有所感仰視牛女脈脈不復能語髮爲晚風所侵蓬鬆不整倍恩代理之謫雲鬟玉臂之詩而後入室余曳長裙躡足登梯未及半忽一人自下追上伸兩臂以圍我腰肢返首回顧余之面驟與倍恩之面相偎耳中聞低語曰勿遽寢回休息室中去余有言告汝余曰何不就此處言之待許久倍恩終無語余以爲醉矣伴之上且助之寢倚枕沉思而倍恩已熟睡男子性質剛强無多言也惟無多言斯無多感觸我輩女子不然林起老人去已久而其語聲尚琅琅然入余耳而動余心使之不能安睡因而憶及童時所誦之歌其辭曰

惟性之發有如流水淺者淙淙兮鳴其不平深者寂寂兮啞口

For this with feelings as with waters,
The shallow murmur but the deep are dumb.

尚有一事當報告於讀者諸君爲我書之收束者支取薪水是已茲事突然起生述之殊有趣味我與倍恩合夥經商習慣已成自然然亦不過事實上如是而已名義上固非眞正之店夥也乃茲事一起而夫婦各爲店中夥伴不啻在公文上畫押蓋余自經理店務以來雖一日萬幾忙無暇晷而

於銀錢進出則絲毫未曾有所染指借公帑以作私用者非特無此事並無此心間或以不得已之費用向倍恩要索數枚銀幣亦覺羞於啓口此由於我之自奉甚儉並非倍恩之嗇刻以待人也然而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我與倍恩既在事實上合夥以經商則夥伴之權利義務自必相因而至一日者倍恩呼余而笑曰瑪麗喜信報君知余愕然不解倍恩曰汝聰明人有何難解之有汝終歲勤動爲我肆振營業即爲我家振門楣汝之功大矣我肆中賬目紊如亂絲汝翦其荊棘清其陳年宿逋以爲我肆擴充發達之基至於今賴之而乃兩手空空脂粉之所出衣服四時之所御未能措置裕如余甚憫焉自今始賜卿之薪水按星期發給用賞不功卿其毋辭余聞言震驚回羞成怒繼之以悲天乎豈謂我終歲習勞供驅策若牛馬乃得利乎余忍以忠誠華貴之心爲區區一賞金而賣絕之乎薪水薪水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我將以薪水二字失其主人之身分耶倍恩不嘗語我是肆也倍恩之肆而亦瑪麗之肆也今時雖過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余思及此深哀我心之未能見諒於倍恩熱淚盈盈幾欲奪眶而出倍恩不察以爲我之喜極而泣也不待我之答言而笑續曰汝既悅之事即可以實行余明知是戔戔者不足以副汝功小補云爾在我之意每星期給發五元汝得毋嫌其細乎余見其辭氣殷殷然可異彌復可笑因之怒氣暫消奇隨計之而得

良由我在幼年習見我祖父指揮店肆之中買主有所發問店夥有所稟白罔不對答如流且能洞中肯綮我所聞見者至夥故得其餘緒亦能決策於片時遂脫口而對曰倍恩既言之我亦何所不願十元五元不必論惟懷一疑問倍恩亦自取薪水乎我爲此言心中之爲喜爲愠一時不能自知即倍恩能知我立言之旨與否我亦不能知也惟見其色若甚訝者躊躇而語曰是誠實言也余既爲主人矣自付之而自取之言至此戛然遂止觀其色赧赧然余知其悟我言意若曰夫婦同爲夥伴非立於平等之地位乎磐店中所有其主權非統屬於我兩人之身乎肆中有事我兩人分任其勞獲利亦惟我兩人交受其福此外一切均作如是觀何獨有異於薪水我思未寧而倍恩之言續矣概然曰細君汝靈心慧舌與汝面副頃者之言不可易也我夫婦之薪水各假定五元備個人不時之需其餘者共之銀行之支薄倉廩之貯存屬之汝也亦我也非汝也亦非我也各爲其主斯可余即舉步而前握倍恩兩手笑曰夥伴余謝汝汝亦當謝我而今而後各自知其位置天雨金者共之遺失一文於外夫婦各出其半何如余發言甚迅故意逗倍恩笑不令其以頃者之言遂生介介倍恩果笑曰上帝鑒臨知汝言非謬權利義務各爲兩等分置之天秤之上兩端持平不見其有輕重余昔者所言甚悖於理願汝女兒家恕之男兒意氣自豪發言十有九失非汝孰正其誤因以

其口就我而接吻也向者餐室中之吻甜矣美矣而此次似又勝之

燈花躍然跳動似催余眠余不之理屈指耦倍恩數年矣生兒繞膝能爲匍匐行肆中資本五倍於前所有宜若可以息肩倍恩酒後常欣然謂余曰我肆之興也享其利者二人而致之者實祇一人我摯愛之瑪麗房帷中是我妻也家庭中是我主也市肆中是我伴也運籌決策是我師也我以爲此皆倍恩之謙辭而倍恩則堅不自承也

（完）

第十回（續）

南中諸事將次就緒吾書且轉載北方一面矣少年自趙生南去羈遲燕京無足共語於是屏絕交遊潛心學理瞬又兩月中元之辰忽得志胥電云吳古心丈出爲冰人將秋兒許字趙生士欽望速治裝歸里寓中留張晉照料余治公少暇不克言旋汝謹愼從事懍遵母命毋貽余憂等語少年召張晉前告以電文且曰京寓非汝留則棼如亂絲難以整理然汝離鄉近一載又非供役我家豈可去留任意余得此電甚覺爲難未知汝意如何耳張晉沉吟半晌始曰既有大人之命老奴自當遵從在此小心掌管俟大人差滿回京然後南歸不遲惟公子途中須得幹僕伺應老奴纔能放心因此次行李甚多非前次輕裝便利可比矣少年曰挈劉喜同行如何張晉曰劉喜好酒酒後貪睡恐有失誤奈何少年曰余當嚴加督飭或不致生意外事乎因飭劉喜至前曰此次擬挈汝回南途中不准酗酒劉喜山東產年四十許唯唯聽命少年喜曰余明日乘京漢快車行矣汝等可速捆載什物免致臨時措置匆迫遂更衣乘車出門至琉璃廠購置一切歸寓天色已暮郵使遞到一書書爲蘇州吳古心發略謂令妹姻事已函達尊甫當可如願並望速示行期以懸盼所云云隨於燈下書

電。通命張晉持去電局晚餐後署事收拾就寢。

長空雁陣一片歸心路柳迎人黃花欲笑人生樂境其在是乎少年自客秋入京屈指一年此一年中嘗盡辛酸耗盡心血宿淚初乾隱憂未已至於今日始克跳脫樊籠言歸鄉國思維今昔有不悲喜交集者乎大凡天地間事事物物形形色色雖曰萬幻都緣一心心之所思觸物而發故人當憂傷憤懣之餘耳之所觸目之所接愁城萬障苦海千尋佛氏所謂下之阿鼻地獄也若在樂境則非然志滿神飛情怡氣暢草目無靈也能解意淮南雞犬竟爾登仙此由心之所之無往不適其適矣少年自京登車閱兩日已達夏口安頓逆旅獨登江樓遙望武昌山城疊障形勢巍峨舉杯酹地曰安得驅天下男兒據而有之然後收拾江南奠安河北捍禦外侮剷除內姦雄視亞東威震寰宇修政治利兵甲以興德俄英法諸大強國相周旋則東鄰小醜不敢正面視我而三韓之恥復矣人定勝天功在力取疇謂中國無英雄特流落草莽間耳燕京一隅專制魔王沿襲數百年人心盡死國於其地終成印度故墟而已是在有為者定取舍之操也少年慨歎不置正酣飲間劉喜匆匆來報曰今日招商江新船下駛公子須乘此船赴南京否少年曰可汝去購船票後即搬運行李上船余隨後來劉喜去少年治膳畢出酒樓返寓算訖房金遂詣江干見江新船烟囪黑烟飛突搭客紛紛

蓋一小時內鼓輪東下矣少年登船見劉喜方倚檻竚望少年曰艙位定否劉喜曰已包定五號官艙乃引少年進內旋聞輪機軋軋聲船已啓椗少年憊甚卸衣而臥翌日舟經鳩江少年出艙散步甲板偶見一三十許婦人衣縞素持一嬰孩啼泣甚哀少年心良不忍因前詢其故婦人含淚對曰先夫李姓廣東梅州人作賈漢皋歷二十載頗積貲產店有王某貌似和善共處五年先夫甚倚重之詎料今夏六月忽席捲店中所有而逃先夫遭此意外痛不欲生報案夏口廳案懸不結前月先夫因事外出歸家頻呼腹痛投劑未及遽已殞命此呱呱者生纔四閱月耳氏本杭產惟母家已無人可依今將遠去梅州因先夫堂上尚有老母無人供養此子亦須撫養成人以延姻續奈家產已盡萬里孤身扶櫬回籍不知何以為生語畢復哭少年甚感動歎曰人心險詐世路艱困如王某者背義忘羞傾人之產喪人之命直狗彘不食其肉矣歸艙檢行篋有金條脫兩雙係為雲文秋兒置者懷其一復至甲板尋李姓婦人謂之曰鄙人路見不平無力相助然粗曉大義不忍坐視今以金條脫一雙為贈可將去變換度活婦人不受曰陌路相逢並無瓜葛萬不敢領此厚惠少年急曰戔戔者胡足云惠爾家得之則生鄙人薄有家產不足為累也婦人猶不肯受少年強之再三婦人始拜謝曰敢問先生姓字里居他時此子若有長進必報盛德即先夫亦當啣環結草相報於地下耳

少年曰劉姓寒潭吳人也非望報者激於大義何敢自棄耶遂與婦人爲別曰前途珍重目今豺狼當道宵小橫行偶一不愼便落陷穽幸留意焉婦人稱謝不已舟泊金陵少年與劉喜舍舟登岸隨換乘火車安達吳下

第十一回　仙居鼓瑟鸞鳳飛聲　詩屋證盟鴛鴦題字

雲淨天空涼颸高樹秋兒侍母樓居高捲珠簾金鈿在手彩縷頻穿洛川龍女之綃南海鮫人之錦嫁衣端整刀尺聲忙忽征雁飛來恍聞屈戍報道少年歸矣骨肉初逢家人團聚天倫之樂萃於一朝而別緒離思匆猝間竟從何說起相對無言者久之吳夫人始曰吾兒淹滯京師送暑迎寒倏忽星紀一周矣汝父供差遠道寓中事無鉅細盡操兒心能爲阿母訴其苦況否少年聞言一時往事潮湧心頭感激無端不覺淚如綆縻嗚咽對曰兒客居安適一向都無所苦惟繫念母妹耳前得父親電諭命兒遄歸故里並知秋妹姻事已成心滋愉快古丈高誼令人感戴會須踵門叩謝也吳夫人曰古丈日來與致大好今晨命奚童持柬來邀士欽前往晌午未歸趙伯母因汝秋妹靦覥東樓居不便已移住寨雲閣後綴芳樓中非余往未嘗蒞此兒去請安後再來敘話少年乃啓西角門繞曲欄登寨雲閣池老蓮寒秋光如許林夫人正臨窗拂拭几案少年一見遽呼曰伯母康勝相違三

月矣林夫人喜曰姪兒歸乎歸自何時少年對曰歸纔五分鐘耳語時已登綴芳樓林夫人命坐婢子名小枝者獻茶夫人指謂少年曰此婢新自南中得汝欽哥爲取字小枝其身世有足憐者左右閑着無事試爲姪兒道其梗概少年稱善夫人徐曰小枝揚州產阮姓父名雨蒼業儒屢試不售家計日窘課蒙童三五聊以度活中年喪耦僅此弱息相依時小枝九齡穎慧喜讀已盡四子書雨蒼固有弟營米業貲日豐未嘗瞻顧其兄也兄亦鄙之絕來往去年冬雨蒼窮愈逼堅冰歲暮鰥鰥以死其弟僞爲不知迨里人醵資營葬後始出而領小枝歸其家人以爲其天良之激發不忍覩弱息之飄零耳誰料大謬林夫人語至此畧頓小枝已兩眶紅淚欲滴矣少年攙言曰然則將何爲林夫人續言曰彼見小枝長大將視爲利藪也少年曰年幾何矣小枝曰年已十三林夫人曰此獠心險於狼挈小枝來蘇百計誘取思鬻於勾欄使小枝業買笑小枝死拒不得適行於街頭小枝大哭市人環而詢其故小枝泣訴其情好事者憤擱其叔之掌正喧鬧不已欽兒過之得其情知此獠非便甘心者乃授五十金攜小枝歸留作令妹他日鏡台讀伴亦一美事也小枝銜感居此亦甚相安少年曰欽哥何不鳴諸官府囚繫此獠林夫人歎曰今日官府是非混淆善惡不辨明察果斷能有幾人終至奸徒漏網坐受其累豈非多此一舉乎少年點首太息林夫人曰見汝欽哥未少年曰聞阿

母云欽哥赴吳古心丈人之約去矣林夫人曰然豈尚未歸耶少年曰古丈健談欽哥未可遽返也林夫人曰姪兒遵海而南抑係陸行少年曰盡京漢鐵路渡江東下水陸舟車兼之矣林夫人曰前次南來備承令堂優待心感莫名未知何以爲報少年曰伯母太謙姪與寒哥情同骨肉豈如秦越人肥瘠相視耶林夫人又詢京中近狀少年曰京師雖云首善之區實爲萬惡匯歸之所混迹其中未見其進步也行裝未到尚須過去整理林夫人曰待汝欽哥回時同來盤桓少年乃返東樓劉喜驅車已至向吳夫人叩安夫人命去門房休息劉喜退小童捧羹點進少年食既飭僕衆卸裝書齋與趙生同起居欣然持雙鳳鐲授秋兒曰此爲妹製者鏤琢甚精秋兒曰何以餉雲嫂肯相示否少年因述舟中贈金事畢曰將來尚可另製幸吾妹莞存吳夫人笑曰我兒仗義如此可喜可喜秋兒曰妹願轉贈雲嫂少年曰勿須推讓秋曰然則吾與雲嫂各配其一以誌阿哥懿行何如吳夫人大喜曰好極好極少年曰天色尚早兒去拜訪吳古心丈人並得與欽哥把晤吳夫人首肯少年將下樓夫人復呼少年前曰阿母健忘汝秋妹于歸之期由古心丈人作主已訂中秋令節是日並爲丈人八十誕辰昨日汝父親來電謂人壽月圓古今難得不必擇節費用辜負良辰落人笑柄云云吾兒可與士欽料酌辦理少年喜諾

少年趁古心之居童子本舊識含笑相引曰劉公子此來大佳主人方與趙公子道念公子也少年頷之行近南樓聞古心高歌李謫仙烏棲曲聲調飛越至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之句歎謂趙生曰盛會不常古今同慨至今吳宮瓦礫蕭颯殘楊妃子無靈君王何在要知人生三萬六千場得行樂時且行樂耳少年朗誦老杜越王樓歌以應之曰丈人興會淋漓須讓晚生一席地趙生聞歌拍手起曰寒弟來也古心隔窗呼曰速登速登少年上古心執手相語曰寒姪別來無恙朗月風清輒思元度賢姪歸何遲遲少年曰久思南歸動爲事阻頻行拜讀賜書深感丈人情意拳拳使小子獲符私願不覺五體投地矣古心笑曰盍入座盞三大爵少年且飲且語曰得此香醪一洗俗塵十斛古心曰劉斯立玉友相呼信乎酒之爲寶也趙生曰人之初生如寶鏡橫空晶光四澈一塵不染入世既久名陶利薰私欲彌熾而本眞汩沒又如鏡之蒙垢翳焉不明惟酒入中腸眞情畢露故孔長史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酒泉在地酒旗麗天酒之爲德其盛矣乎古心仰天大笑擊節稱贊不已碧紗如烟明星欲語天河路遠寒柝聲高少年曰如此清霄人生幾見久聞丈人擅鼓瑟能使小子一聆二十五絃之雅奏乎古心歎曰江上峯青湘靈渺矣老夫抗塵絕俗玆斷難成久不託深情於瑤瑟矣二君風致天然不同凡想老夫樂爲用命爰命童子焚龍腦香

淪雀舌茗危坐篤床運指輕彈寒玉泉聲松風雪艷柔和雅淡泠然瑟然如澄身廣寒清虛聆霓裳羽衣之奏曲終古心離座而起笑顧劉趙曰格調日低慚愧慚愧二人同謝曰丈人神技小子一身俗骨辜負幽音古心曰翌日仲秋之朔鶴仙邀老夫泛棹山塘敢屈二君同往屆時老夫道經尊廬再當相訪少年曰敬候杖履時魚更三躍趙生促曰歸矣古心知時晏不可再留復堅申詰朝之約二人返家吳林兩夫人已寢隔闌省安畢同至書齋燒燭烹茶話別來情事趙生出天南書眎少年少年喜曰倘得確音吾儕其磨礪以須趙生曰一月內必有消息再圖脫身之計惟中秋一舉俗務牽人必得一長於庶務者倩爲掌管以免臨時掣肘少年曰吾家有中表孫繼炎君爲人誠篤勤奮閱歷世故有年近充養正小學校長委以此事義不容辭弟當馳書拜懇也趙生稱善星河已沉晨曦初曙二人始抵足而臥

趙生晨興獨早喚少年起同早餐畢相偕至綴芳樓吳夫人已在正與林夫人商量喜期諸事見二人至林夫人曰昨歸甚晚得毋憊乎少年笑曰古丈八十老人中夜談興更豪亹亹無倦色兒輩遂亦忘其苦矣今日古丈應鶴丈山塘之約命兒輩竢於家中未知何時過臨吳夫人曰中秋相去僅可半月須得一人總理大小事宜兒已得其人否少年對曰昨夜兒與欽哥亦嘗計較及此孫繼炎

表兄堪勝此任否吳夫人喜曰繼炎嬢姪耶余年老健忘兒言不復憶及此子平常處置家務井然有條兒可函邀來家準備一切少年曰兒誠恐孫表兄校中少暇然校事甚僅不難覓人庖代也容與繼炎商之語時閽人入報曰吳老先生至吳夫人曰古丈眞信人兒留古丈午飯後同去不遲少年曰鶴丈此約恐係夜遊自當留飯遂與趙生同來書齋古心正叉手端視壁間旭遲老人黃山壽所繪江城晚眺圖顧謂二人曰千山雲影萬丈松濤此公胸中泉壑不少輓近歐風東漸學者懷鉛握槧斤斤惟形色是肖知此意者蓋亦僅矣少年曰黃先生用筆高古不同流俗精神清潤元氣淋漓落萬象於豪端立千峯於紙上殆今之米元章倪雲林歟趙生曰丈人何時赴鶴仙先生之召古心曰入晚六時取古人秉燭夜遊之意樓居索寞懷念二子特來相擾少年笑曰蓬戶陋居難得高賢寵降甯非前緣倘承品題倍叨盛德古心曰崔玨題詩人有鴛鴦之號尊齋何不稱鴛鴦詩屋爲他日寶伉儷讀書之所趙生極口稱妙因請古心書額古心走筆書成款署壬子八月朔八十老人吳古心書眉蛟龍鐵畫鸞鳳銀鈎張懷瓘所謂千里之迹渺不可追也時少年作書與孫繼炎命使者送訖見額書大喜古心投筆大笑而起曰差算老夫平生興到之筆少年曰舞鶴游天飛鴻戲海鍾王有靈當讓先生古心曰鍾王鬼斧神工老夫何敢望其項背耶老夫曩過宣城太白樓嘗見

一聯云我輩此中惟飲酒先生在上莫題詩歎爲工貼今吾子以鍾王相況班門弄斧老夫彌覺汗顏趙生曰宣城太白樓晚生當年足跡所至此聯已毀曾獲見古曲阿林詒泉前輩聯云長嘯對青山遲君十五月明遙向雲中聽吹笛舊遊懷碧落待我三千年後重來江上一題詩如此胸襟如此吐屬令人疑太白重生非復近人作也聞林公言行卓異身爲清人不忘明社田園韜晦隱遯終身晚生造訪其廬已物化四十年矣潛德幽光埋沒不彰謂非後死之責乎先生積稿盈尺臨歿悉付一炬服古裝以殮然其文章詩賦流傳於外間者尚多晚生待國事大定卸去仔肩當退居山林搜求先生遺著傳之當世使聞先生之風者知所勸勉也古心曰足下存心長厚令泉下人含笑銜感老夫見義勇爲此身一日不死當助君盡一日校讐之責共襄義舉耳正談論間孫繼炎來訪少年遜坐爲介紹於古心前曰此三吳人望所歸吳古心前輩也繼炎躬身曰久耳清芬末由展拜今瞻懿範大慰夙心古心亦致謙詞少年復指趙生謂曰此杭州趙士欽妹丈也相與道忻慕之意畢各就坐繼炎啓少年曰暑年一別忽忽十餘載客秋表弟旋南愚兄適以事去海上及事蕆返蘇弟已趨程北上東轍西航猝難合並人生離合殆有宿緣頃讀手書喜出望外承委一節敢不努力以聽驅策乎校事已另得人代理如有所須便望東召可也少年喜謝午餐既設少年邀古心繼炎入座

曰。草草具食。有瀆佳賓。繼炎曰。何須過謙。食畢。啜茗。閒話趙生。詢繼炎曰。貴校生徒共幾何人。繼炎曰。創辦未久。合高初兩級。纔百五十人耳。吾國教育未能普及。要皆忝爲人師者。尸位素餐。勸導不力之過。而生徒學行未固。氣習日深。莫怪守舊家極口痛詆。羣起反對也。近來小學教員。大都爲飢所驅。投身師範學校。六月速成。盜取文憑一紙。竟爾售其伎倆。欺世惑人。並且混迹新舊兩黨。以求固位之計。實則一經。未解物理。不知日惟與腐儒三五侈談於市井之間。或則附會穿鑿。妄造事端。或則呼突叫囂。駭人觀聽。於國無補。於身無濟。詩云。投之有畀。有畀不受。投之豺虎。豺虎不食。也究其極。則私塾弟子。雖俱死守讀本。茫無所得。尚能凜遵師訓。而學校不如也。甚至淺顯如教科書。皆教授法。則難致其說。遂使諸生。揶揄之。而舌撟不下。者。故人盡唾棄學校。而從私塾。私塾老師。又非盲從瞽說。章句之不明也。其於聖賢經義。味同嚼蠟矣。私塾現象。如此。學校怪狀。又如彼。教育前途。尚可問乎。爲今計者。安得鎔此輩於洪爐陶冶。鍾鍊之。去其狂且之習。發其執迷之心。因其所賦而成材。然後出而問世。則既免官校私塾之侵軋。而後生循序以進矣。足下以爲何如。趙生曰。偉論甚佩。先生直學者之準繩。儒林之模範也。繼炎曰。弟痛世人沉溺日深。不過聊抒管見。要知言之匪難。行之誰難。如繼炎者。實學界之罪人也。躬自咎責之不暇。更何敢論人。衡世耶。趙生曰。先生大智。若

恐滿而不驕可以風末俗而振頹風世人皆醉舍先生其誰與歸繼炎向少年告辭曰校中課務未完異日再過尊府姨母前望弟代稟下衷遂拱手爲別（未完）

天虛我生啓事

栩自髫年卽喜弄翰間嘗自刊數種以資投贈顧印刷不多動卽告罄友朋函索輒無以應近年所作尤復散見於報章雜誌中而衣食奔走更無餘力自謀梨棗蓋積稿未刊者實已百餘種矣茲承友人等分任紙印之費爰擬自編天虛我生叢稿一部區分四類一爲詩文一爲詞曲一爲雜著一爲說部盡舉生平所作絡繹付刊各成單集茲先印成說部之一哀情小說玉田恨史定於陽歷七月七日出版洋裝一冊都一百四十餘頁除投贈題辭諸君百餘部外並托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代爲發行每冊收回紙印成本洋二角餘稿續出再當隨時報告再者凡承賜題玉田恨史諸君各贈一冊請附郵票三分函致上海交通路通裕里一百十三號中華圖書館編輯部張振之君索取可也惟回件寄至何處務請註明以免誤投　泉唐陳栩謹白

禮拜六徵文條例

禮拜六週刊者多文學大家如其不棄筆墨肯以小說賜寄無論長短一經揭載即以酬勞金奉上 甲每千字五元 乙四元 丙三元 丁二元 戊一元

不受酬者請於稿末先自注明不受酬三字 來稿不登者恕不寄還長篇小說繁訂成冊者本館代爲收藏以待原著者隨時來取

來稿寄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惠登廣告者注意

本館所出各種新書無不風行其速而近來小說之有益於社會尤爲世界所公認故銷行更廣因之惠登廣告者亦日多茲者又請諸小說名家編行星期小說一種取名禮拜六每週出版一次價又低廉其推行之利可操左券故其廣告效力之大而速亦非等閒如欲 惠登請於每期出版之兩星期前預來接洽爲要價目另詳此啓

證券六號	普通地位	一期	五期	十期	二十期	三十期
半頁	一面	八元	三十七元	七十元	一百二十元	一百八十元
半頁	半面	五元	二十四元	四十四元	八十元	一百十元
四分之一		三元	十四元	二十六元	四十八元	七十元

如登(底頁面)加倍取費

如登(底頁裏面 或圖畫小說之前)加半取費餘皆作爲普通

版權所有

編輯者 鍵 劍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秋根

印刷者 上海新閘路中華一三三號 電話一三三三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電話二四五九

定價	一期	念五期	五十期
	一角	二元二角	四元

外埠如欲定購者先交足報費郵費空函恕不奉覆中國境內每本加郵費貳分日本南洋各埠每本加郵費三分歐美各國加郵費四分

購書諸君注意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北京滬文書局 天津南洋書局 蘇州振新書社 蘇州瑪瑙經房 山西晉新書社 重慶二酉山房 成都崇文書局 江西文盛堂 漢口會文堂 松江益智書社 北京觀文閣

北京文明齋 保定直隸書局 蘇州文怡福記 無錫日昇山房 雲南開明書局 重慶崇文書局 南京中華書局 厦門文德堂 長沙會文堂 杭州德記書莊 溫州申報館

北京益文堂 奉天章福記書莊 蘇州小說林 常州晉升山房 雲南維新書局 成都二酉山房 蘇湖科學圖書社 漢口教育圖書社 廣東文盛堂 杭州同輝堂 寧波天會文堂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圖中寓意

能療腎虧

背痛腰膝

炎石淋滴

閉水腫等